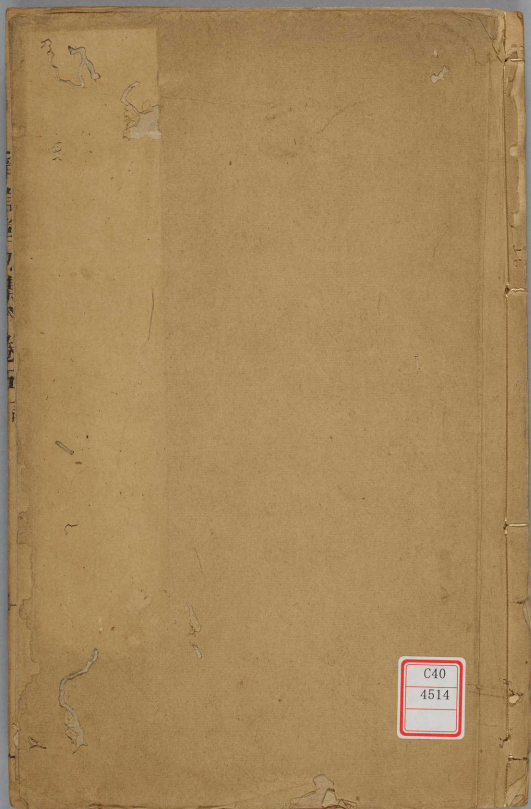




C40
4514

C40-4514



B 64853

淨信堂初集卷五

萬益道人智旭著

門人果海錄

記

介石居記

自寂光之性翳于五住塵勞而一切含識鮮有恒居
雖四禪四空及方便土亦屬旅泊然以正法眼觀則
世間相卽常住相妙在不爲物轉便能轉物故楞嚴
云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元是菩
提妙淨明體蓋惟達無所有方乃契會菩提脩遂境

淨信堂初集 卷五
生情則流轉從茲相續矣。予嘗讀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夫六道豫有二乘：豫空藏通菩薩，豫于度幻，別教大士，豫於但中，皆未了法界，隨無明流，豈若圓頓初心，悟因緣卽空假中，法本無任，物亦不遷，是則幾之微也，尚不容一瞬而況終日乎？無生刹那，名之爲介，常自寂滅，喻之以石，融刹土于毫端，會古今於當念，以三無差別而獲二殊勝，不諂不賣，義極於此，誰謂宣尼心學，僅在六合內，而牟尼法要，不在日用間哉？權可居士儒而釋者也。

額其居曰介石，其有得於斯旨者多矣。予因充其說而記之。

重修寄心菴記

子輿氏之言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予每讀之，輒三復焉。夫君子之業有二：一世間，二出世間。出世之業，真諦尚已；世間之業，同名俗諦，亦自不同。有天下之統，有一國之統，有一家之統，至於卽一家而可以普爲天下，卽世間而可以通出世間，此又君子之所貴也。論者不達，每謂居家爲宗祧計，爲子孫謀理。

須創業垂統衲子則雲行鳥飛肅然無累而已矣奚以成家立業爲此特未知四方常任招提香火之義者也知此義則知業無論真俗統無論大小總必有一段真精神以創之真血脉以垂之充此精神血脉之致則小可太近可遠世可出世悟無寄之妙心而於此寄其心如承天寺之伏龍塔院亦其徵哉院本古寄心菴舊址坐伏龍而對天池左麓山而右穹窿環列而相拱者則有蓮華竺塢諸峰古吳勝概屈指居先精舍名藍久埋荒草神廟初年寶林堂玉林瓊

禪師啓南金禪師卜兆宅于茲地重爲經始之庭潤禪師繼其志而成之歷至今上七載山水所侵風雨所蠹漸就頽圯靜居宗禪師以其地近泉脉易受蒸濕稍稍移於西麓而鼎新之中堂奉佛名淨業堂堂後建閣名爲證桂閣之下爲禪堂以安淨侶閣左右各有靜室以爲耆宿養道之地閣後鑿池以畜金魚池南爲梅圃池北爲修篁圃池西爲逸友亭俯觀遊鱗仰視白雲窓牖爽豁面面青山野花送香羣壑奏響鎮日危坐洵可以忘世也佛堂之前復構三楹一

爲客堂。二爲僧寮。兩廂廊廡浴室雲厨無不畢備。精麗典雅。倍於舊觀。不一載而告成。額其門曰重雲小隱。蓋以寶林堂左復有重雲堂也。由菴而東北。則瓊師骨塔及累世法屬之佳城咸在焉。師又欲永茲香火。置僧田若干畝。園圃若干畝。柴山若干畝。延碩德名衲於堂中。晨昏課誦。祝國祐民。自是而晝則香煙繚繞。夜則燈火輝煌。松濤鳥語。盡與般若法音相唱酬矣。予與宗師爲忘年交。每挹其德容慈語。正不必商究佛法。已覺融於妙道。至于仁厚之風。忍辱之行。

本自性成。非關修證。誠緇林雅望耆宿芳規也。嘗訊以昔日起家之始。實昉於瓊師。金師繼以潤泉德師及潤師等。而宗師善守其成。更擴其度。然或以歷鍊或以嚴明。或以仁恕。皆自有真精神命脉以持之。是故卽一家香火。而可以護國。不壞俗諦。而真諦自明。此其寄心於一菴而亦可以悟心於無寄者也。是役也。効經營之力者。爲侶雲塵公。公卽宗師法孫篤信而爽朗。志量超卓。能繩其祖武。垂裕後昆。卽此已見一斑。例得並書。

緣起

毘尼事義集要緣起

毘尼藏者佛法之紀綱僧伽之命脉苦海之津梁涅槃之要道也粵自鷄園初唱召善來而戒體斯成迨夫鶴樹潛暉申顧命而木叉是重必因犯以乃遮體則叶於無作若緣開與隨制用復契乎妙圓實大小之通途詎聲聞之獨輟堪嗟像季罕達真宗愚者昧於罔聞狂者置諸弗屑或以禪機而巧遁或以方廣爲駕言並屬依文誑恩實義且如能師佩心印於黃

梅胡以闡化曹溪猶用登壇受具觀師弘華嚴於五頂胡以範模朝野必須十哲律身蓋大雄御極則法僧二寶咸由正覺揚輝而善逝藏機則佛法二尊同藉僧伽建立倘惟十重衆輕卽與在家奚別自非五篇七聚安知離俗高標是知梵網戒經五道齊收但除地獄則以通而成其大毘尼法藏止許人倫猶遮諸難正以局而成其尊必使仰慕大乘不甘小節自可畜髮捨衣作火中之優鉢如或情悲末法有志任持豈得恣情蕩檢爲師子之身蟲智旭自念障深弗

克仰修玄理。復悲生晚未由隨侍哲人。痛隙駒之莫挽。捨慈母以披緇。思樂土之可歸。羨蓮師而私淑。綱宗急辨。每懷紫柏之風。護法忘身。願續匡山之派。暗時流以長歎。讀遺教以增哀。爰于甲子季冬。禮無量光塔。倍復發增上心。乞古德開梨。證明學菩薩戒。次卽備閱大小二律。輒宗四分并採餘家。錄爲事義要略。漫率愚蒙之鄙見。豈堪呈似大方。擬作巖谷之資糧。亦無心於兼利。戊辰春。遇雪航轍公。欣然有嚴淨毘尼之志。因念向以入山心迫。所錄猶多疎漏。廼就

龍居禪窟。再檢藏文。不問本部他宗。凡切要者悉皆錄出。漢詳輕重之宜。備顯開遮之準。兼叅大律。委示別同。俾畏拘執者。不招謗小之殃。喜龍侗者。難開藉大之口。考訂成帙。更名爲毘尼事義集要。質諸真寂。聞谷老宿。傳山無異。禪師咸以付梓流通。爲囑於是。復同壁如歸一二友。商確叅訂。備殫其致。而佛日金臺法王。欣然印可。遂命剞劂。佛法緣起。固自有時。嗚呼。斯集也。雖於妙高之體。不啻微塵。其在駑劣之資。已稱竭力。所恨解慧疎庸。躬行缺畧。仰愧往哲。俯忤

後賢惟願同學善友鑒我苦心慙我不逮一意秉持
共扶法運庶報佛恩於萬一爾

靈峰寺淨業緣起

嘗觀淨土之爲勝異方便正不在寂光實報方便而
妙在於同居蓋寂光等三土必須斷惑乃生惟同居
淨土直以信願相導感應道交五濁之習稍輕三界
之苦斯脫而又卽此西方極樂豎徹方便實報寂光
故茲一門雖下愚者皆可登其闕而上智者終莫踰
其闕三根普資四悉咸備正法住世諸祖已共弘揚

未運迷津四依能無獨讚乃世之駕言直指者輒以
西方爲鈍置學語大乘者復以淨土爲退休殊不思
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世安有如斯曲徑妙華盛祇徧
供億方世安有如斯小乘且旣悟直指是名見性成
佛何故拒彌陀於自性之外旣乘大願必須嚴淨佛
國何故揀極樂於剎海之中夫聲聞權教不聞他方
佛名四果神力僅周三千界內彼十萬遐方尊特善
逝非勝進大士勇猛丈夫孰能親近承事甫育蓮臺
便階跋致較諸矢心參究期尅三生已悟心宗猶曰

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者其難易遲速皎然可知是以六方調御同口讚揚徧古文殊誠心勸發豈欺我哉爰自法流震旦教被羣機雖禪律並弘性相各演然皆法久弊生勢窮須變惟茲淨土玄猷始自匡嶽以及五雲或刻蓮漏於六時或發妙宗於三觀或導萬善以同歸或融一心於事理總之法無不收機無不攝故得法流益久法道愈光聲化所洽遠及山谷于時郭南靈峰講寺雖佛殿已頽僧倫絕轉肆農圃爲資生習伎樂爲法事毘尼不秉了義罔知

猶有石峩頤公乘往昔願輪托踪應院敦請雪航轍公逮蓮師遺軌結社茲山於時左輔右弼者復有抱一粹沙彌李清程居士粹則甫著袈裟儀同百臘程則宗門角虎神棲九蓮共稟彌陀弘願同闡勢至法門遂乃佛聲浩浩偕松風鳥語而並顯圓通僧德雍雍率牧豎耕夫而同入三昧橫超三界無煩九次第修豎徹寂光不俟三僧祇證誠剗濁之津梁而昏衢之寶炬也予故合掌而爲之助喜

重定選佛圖緣起

因世有陞官陞僊等圖。而天台無盡大師遂援丹霞
選佛之語。作選佛圖。普攝好嬉戲者。令其切心呼佛。
且令漸知六道往還之疲苦。三乘出要之差別。真大
慈善巧也。予結夏靈谷。因見一二道友。未能忘情于
博奕思進之。以此圖而無處可覓。乃追所記憶。補所
遺忘。兼增聖凡因行及種性差別。以彰不一之機。設
大權護法及無根信位。以開圓轉之路。諸天有降德
貶墜之苦。無色有窮空輪轉之殃。逆惡猛心。准觀經
而許歸淨土。泥犁劇苦。依華嚴而徑上四天。六道三

乘有念佛者。悉得往生。可以彰彌陀之勝願。血乳酥
酪有毒發者。悉入圓頓。可以悟權實之攸歸。土有穢
淨橫豎。標心於上品寂光。知非權說。教論轉接同會。
趣極於妙覺究竟信。惟一乘。皆依教觀大途。非敢稍
存臆見。凡欲陞此圖者。必須淨手焚香。不得裸身穢
褻。雖曰遊戲。同植深因。普願有情。悟茲方便。

重定四教六卽圖緣起

天台覺大師始排此圖。蓋舉如來一代時教之綱領。
及吾人歷劫修證之途轍。燎若指掌。真無量功德也。

澗信堂後集 卷五
但以六卽介於兩教之間致使線畫紛糅觀者尚未
洞然是以雲濤開士固命予重審此圖字雖稍增而
科不混雜并附古頌于下以便誦習庶令人尤易曉
耳

八關戒齋勝會緣起

祖意不明則出世無正眼教法不講則修行無正路
齋戒不持則踐履無正功末法通弊其來久矣惟豪
傑之士能挽頽風而不受頽風所轉然不受轉者固
操之有恒而挽頽風者必藉諸緣起予嘗謂有志之

士非明祖意不足與論教法非精教法不足與課戒
齋此則理悟事修之說也若夫因戒生定因定發慧
如來一代教門不由斯戶終難入室又誰敢有異議
於其間哉我影渠靈隱二大士旅泊于樵李之阿蘭
若處一則演明教典而晏坐關中一則了悟心宗而
借詩說法澹然無復人世間况味而亦不離此人間
世或有過而問之者以爲此寂默無言之關王此詩
才高曠之靜主耳二師固久默斯要而往來諸善信
亦罕有發一言訊及本分事者倘梵王竟不勸請則

淨信堂禪集 卷五
二尊終不度生耶。予旣得相視莫逆於二師。并得接見二師往來之善信。竊見善信未嘗無可誘之機。卽二師亦未嘗缺慈悲度生之念。向之法大機小。迴若相隔者。直未念諸佛所行方便力。遂使三七思惟幾成十劫永坐。予由是敢効十方之梵音。慰喻兼學。梵王之殷勤勸請。爰鳩善信。倣佛世芳。規作六齋勝會。以種出世正因。仍擬六日之中。各修一行。共嚴法身。初八放生。先充同體大悲。十四禮懺。共淨自他三障。十五誦經種圓頓之聞熏。廿三究義開自心之覺路。

廿九坐禪悟一心之本源。三十念佛淨唯心之四土。終而復始。永矢弗諼。未種善根者。今當令種。已種善根者。今令增長。展轉誘化。漸次深入。熟于斯。脫于斯。原始要終。未嘗離此八戒齋法。庶幾末運爲之一轉。亦不辜負二大士之現身此地也。不然。明巖遁迹閭丘太守。徒增悲愴。竟何益哉。予是以代爲衆善信警。莫謂豐干饒舌也。

退戒緣起并囑語

智旭生於萬曆己亥。至二十四歲壬戌。爲天啓二年。

痛念生死事大。故雖父母未葬。老母不養。決志出家。
究明大事。是時紫柏尊者已寂。園中雲棲老人亦遷。
安養。慈山大師遠遊曹溪。力不能往。其餘知識。非予
所好。乃作務於雲棲。坐禪於雙徑。訪友於天台。二
年間。往來浙右。迹固靡定。心實真切。但以念念趣向。
宗乘教律。咸在所緩。後因幾番逼拶。每至功夫將得。
力時。必被障緣侵擾。因思佛滅度後。以戒爲師。不受
具戒。不入僧數。然竟不知受戒之事。何者爲如法。何
者爲不如法。但以雲棲有學戒之科。遂從天台躡冰。

冒雪來趨五雲。苦到懇求叢林執事。方得請古德法
師爲阿闍梨。證明學戒。向蓮池和尚像前。頂受四分
戒本。此二十五歲癸亥年之臘月初八也。甲子年臘
月二十一日。重到雲棲。仍請古師爲闍梨。受菩薩戒。
乙丑年春。就古吳承天寺。閱律藏。粗讀一遍。僅四旬。
有餘。錄出事義要略一本。此後仍一心參究宗乘矣。
戊辰年春。被雪航。檝公畱住龍居。再閱律藏。一徧。始
成集要四本。己巳年春。送惺谷壽公至博山。薙髮。携
之囊中。無異禪師見而喜之。卽欲付梓。予曰。未可也。

請再加詳焉。乃於是冬同歸一籌師結制龍居。更閱律一徧。訂成此書。庚午年正月初一。然臂香刺舌血。致書於惺谷。催其踐約受戒。三月盡。惺谷同如是。昉公從金陵回至龍居。請季賢師爲和尚受比丘戒。欲以我作闍梨。予堅辭之。乃請新伊法主爲羯磨。闍梨覺源法主爲教授。闍梨予因三次闍律。始知受戒如法。不如法事。彼學戒之法。固必無此理。但據眼見耳聞。諸處律堂授戒法。則亦並無一處如法者。予當時受戒。雖不如法。而心極殷重。或可得戒。然惺師爲我

畏友。受益最多。不欲居其前列。擬捨前所受。次惺師而重受之。惺師固執不可。謂設欲重受。必讓我爲第一壇。予曰。旣仍在第一壇。非我謙退本意。則又何須重受。乃寢其說。而如是師。則久請益於惺師者。且昔博山受具。本不如法。隨衆求受。心亦不真。故捨之而重受。次在惺師之後。是夏爲此二三道友。盡力講究。意欲其代此擔子。出脫自身。專圖修證。不意雪航則尋枝逐葉。不知綱要。惺谷則東扯西拽。絕不留心。如是師。頗欲留心。身嬰重恙。聽不及半。其餘隨喜結緣。

之衆無足責者。予大失所望。抑鬱成病。解夏後。向吳門瑞光寺結壇持大悲呪。惺谷遂以此書呈於金臺法王。法王隨付梓人。予於次年。乃就佛日寺楞嚴壇禁足。持大悲呪十萬。以加被之。時惺師得重病。偶發二語。淡覺傷心。一曰。弟在金陵。甚自適意。師爲成就自己。出頭苦接弟歸。予解曰。若我果欲借兄出頭。何必發意捨戒。次兄重受。惺師又曰。師欲重受。不過食羯磨時得果證耳。倘真欲遜弟。何一向絕不見相遜意耶。因此二語。大感予懷。夫沙門果證。豈可妄冀。旣

重受之舉不就。平日依戒次爲行坐。豈容常作足恭嗚呼。予之苦心。更誰知之。更誰諒之。遂發一念。俟二年後。十夏旣滿。當於衆中拈闔取決。倘得退休之闔。則吾冤白矣。然拈闔必俟十夏滿者。恐此時卽得沙彌等闔。更有何人講究此律。使二三道友稍知出世正法。又十夏滿不竟退休。必欲拈闔者。戒法緣起。關係非小。須聽命於大覺慈尊。不敢以私心自決也。越二年癸酉。同歸師等十比丘衆。安居於洞庭山之西湖講寺。作八闔供佛像前。然香十炷。一夏持呪。以加

被之。至自恣日。更然頂香六炷。拈得菩薩沙彌闍梨。自慶快。願永作外護奉事。如法比丘。孰意末運決難挽回。正法決難久住。歸師必欲遠行。訪師歸闍。未出其餘不同志者。各自星散。予又病苦日增。死將不久。追思出家初志。分毫未酬。數年苦心。亦付唐喪。進不利他。退失自利。未遵出世大孝。先爲名教罪人。撫躬自責。哀哉痛心。誠恐混迹故鄉。虛生浪死。退人道心。造人口業。故決志行遁。畢此殘生。以此手書集要全帙。并陳旻昭所贈法門嬰杵印章。謹付與徹因海比。

丘仍涕泣而囑曰。嗚呼。佛法下衰。斯時爲盛。毘尼一脉不絕如絲。敎道禪宗尤爲混亂。予數年苦心。未能砥狂瀾於萬一。僅成此集要一書。并問辨音義各二卷。一文一字。罔敢師心。一義一法。咸符聖敎。蓋不惟律部之精髓。亦是禪敎之綱維。由斯戶便可升堂入室。執斯鏡便可照膽辨邪。惜公根性稍鈍。雖聽講二過。僅知開遮持犯之條目。未達三學一貫之源委。且公福相未淳。智慧力薄。缺於辯才。短于學問。豈能卽弘傳斯道。但念公之從予遊者五夏。有三事足取焉。

一者幾番惡辣鉗錘難堪難忍而絕無退心縱未能
頓改舊觀而番番必略有進益二者亦有人如法受
具未肯細心行持惟公自聽此集要後輕重諸戒悉
思如法躬行三者子癸酉拈据於西湖甲戌匍匐於
幻住備經苦患公獨盡心竭力相濟於顛沛之中毫
無二心充此三善之致何必不可荷擔正法但須解
行雙修戒乘俱急虛其心實其志擴其眼界牢其脚
跟盡其在我之修持任彼外緣之自集萬勿輕舉妄
動以貽羞于法門倘煩惱未伏慧眼未開辯才未具

學問未充縱有福運須力却之况可作意邀求耶苦
厥身形堅此願力依念處而精進行道以律藏爲法
身父母臨深履薄守茲一脉倘遇英哲當殷重以付
囑之或無其人寧供諸塔廟尊像中慎莫授與非人
也語云天定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予雖運無數苦
思發無數弘願用無數心力而不能使五比丘如法
同住此天定也然予此思此願此心此力豈遂唐捐
公若能善繼吾志敬守之以俟後賢庶幾亦可稱人
定乎公其始終不忘吾囑則千里同風否則塵劫永

淨信堂不集 卷五
隔矣。嗚呼勉哉。

乙亥冬。囑付海公。丙子春。入九華。是冬。海公復來
同住。戊寅。同往溫陵。壬午。同出蒼溪。癸未。相別。不
謂丙戌正月。海公竟先我而逝。仍囑其弟。以集要
復歸于我。未知此後。何人嗣此一線也。己丑夏日
較閱感而識此。

序

女科要領序

藥王藥上二法王子。世爲良醫。口嘗娑婆世界所有

藥味。因味悟道。則知神農岐伯之儔。皆菩薩眷屬。乘
本願力。來救衆生者也。衆生病深且多。故菩薩慈心
亦深。方便亦多。予嘗謂不通三才。不惟不可爲儒。正
自不可爲醫。醫者之手眼病者之命脉也。雖死生幻
化。終無所逃。以衆生貪戀妄軀。菩薩隨順而度脫之。
則藥味十萬八千。總只伽陀一味耳。先君少而習儒。
長乃業醫。蓋古人不爲良相當爲良醫之意。然諸科
固皆博學胎產。則所專精。術業雖有獨詣。于謁在所
不屑。是以寄跡金陵數十年。聊足糊口。夷然無他願。

也。既歸故國。閉門無事。日取古人方論而進退之。彙成一帙。名曰女科要領。亦以四百四病唯胎產所係最重。故注意偏殷。餘未暇及耳。草創雖具。討論未完。世緣易盡。忽已告殂。繼志述事。當在不肖。不肖方遜志空寂。無暇及此。叔父元叔氏欲承厥業。不肖舉先君遺稿而盡陳之。且祝之曰。先志之遂。其在茲乎。叔父成此。豈惟半積陰功。半養身。方將與藥王藥上二法王子。世爲眷屬。而因以承事諸佛。得證無生法忍也。蓋先君未得不肖。恒持白衣大悲呪。不肖誕時先

君正遊滇南。夢白衣大士抱子送之。及先君棄世。不肖聞地藏本行。遂誓同願輪。是知我等眷屬俱有佛法深緣。故輒爲是說。祈二法王子慈悲攝受。使吾父子。閱一片婆心。俱得回向法界。而且使後之仁人君子。閱是書者。同發菩提心。同爲菩薩友也。不然。不肖豈敢爲荒唐之說。以誑人哉。

尚友錄序

予自十二三。卽思尚友。迨廿四出家。益願得同學善知識。然但以直諒多聞爲貴。正不念中孚之在虛而

夫履之貞厲也。碌碌七年。我不知人。人亦不知我。麗澤之懷。且爲豐蔀所蔽。幾不復自覺矣。舊歲夏初。始與惺谷壽公相識。一見予。白牛十頌。遂傾心欲諦千古。而予固知有惺公也。半年有餘。每發諍論。我不能受益。而公亦無由益我。迨仲冬。再遇歸一籌師。方能照我所短。而奪我所守。然後日有開發。及新正。又遇雪航。檣公。見有可切磋處。遂併我三人之力。以攻之。屈其我慢。拔其諂曲。頓令知有正修行路。彼益既大。我益倍深。歸惺二師受益亦甚。從此始知友朋真樂。

嗟乎。道友豈易得。卽得豈易受益哉。蓋惟心虛則明。明則能知人之長。知人之長而後。可以直相與諒。相信多聞相熏。倘陳見橫於胸中。則人旣不能益我。我亦不能益人。僅可作悠悠泛泛之交。安所得直諒多聞之實也。且如雪公與我。久已盟交於五雲。歸師與我向亦識荆於台岳。惺公與我。亦旣辯論於夏秋。而締盟雅契。皆俟今日始定。豈非昔者不虛爲咎耶。然非歸師不能令惺公益。我非惺公亦不能令歸師益我。而非我亦不能令歸惺二師互相得益。非我等三

淨信堂初集 卷五
人不能大益雪公。而非雪公。又不能令我三人皆得大益。古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友朋。詎不信然。今以往樂多賢友。更何容生厭足心。是以錄唱和願文諸稿。用作尚友前茅。凡欲爲千古極則人者。當不以辭之拙。而忽其心之苦也。

廣孝序贈旻昭居士

舜孝稱大。武周孝稱達。大則以德爲聖人。達則以繼志述事。此世間孝之極致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以論出世孝矣。夫出世間孝。非聖中聖不能盡。惟

我大雄世尊。從初發心。濟達曠劫。因緣觀六道衆生。皆我無始以來父母。而迷暗輪迴。其頑嚚何止倍於瞽嫗。故僧祇妙行。直欲盡衆生界。而令其底豫。無不允若。則夔夔齋慄之思。又何止倍於大舜。是以正覺初成木叉首。唱必以孝順爲宗。此出世間第一大孝也。次惟我地藏大士。及目連尊者。發弘誓願。而地獄頓同解脫。設孟蘭供。而忤母卽得生天。可謂繼先人未有之志。述先人必應之事。此出世間第一達孝也。然則我等旣已發菩提心。行菩薩道。雖慈心三昧徧

以法界爲緣。而如幻熏修。要且由近及遠。緬思各各生身父母。或生時不聞三寶。或雖聞而不信。或雖信而不解。或雖解而不修。迨夫生從緣謝。報逐業遷。升沉九有。歷甞三苦。斯時捨拔濟更何所志。捨歸依更何所事。繼之述之責在當人。讀博山大師錫類法檀誠。今時達孝第一榜樣也。爰有在家高弟旻昭陳居士。深入禪味。廣修孝思。以真釋心行。作真儒事業。爲其二先大人設妙供。行放救取法名求法語。世出世孝。兩擅其美。師資一揆。機教相符。感我博山大師。以

同體悲說最妙法。不但使居士兩尊人徑於剎那登上品蓮臺。而且俾現前清淨衆各於言下見生身父母。此之薦度豈僅一生七生。乃至歷劫父母同得解脫。以要言之。盡空法界。一一塵中。有一切世界海。一一世界有一切衆生海。一一衆生有一切眷屬海。無一不解脫者。何以故。以同體故。此同體法性。集生居士悟之以爲放生主。旻昭居士悟之以報受生恩。博山大師悟之以說無生話。彼飛潛之屬迷之。不克自全。而乞恩於賢達善信。子輿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幾希豈欺我哉言念昔者喪慈父而不思繼嗣
捨悲母而頓入空門迹固與旻昭異心實與旻昭同
覩茲勝舉愴然在懷請卽以烏龍潭爲世界悉檀以
天厨供作爲人悉檀以所放生命作對治悉檀以所
說小叅作第一義悉檀四悉互具更何剩法惟是深
隨喜心廣回向願灑曹溪一滴於烏龍潭內是水皆
作醍醐拈青蓮一瓣於翠竹窻前凡卉盡成藥樹然
雖如是更有廣孝一偈不免爲居士拈出偈曰空中
幻色惟蝴蝶靜裏閒聲有竹鷄莫道故園消息斷落

花流水滿前谿

長干寶塔放光序

并贊

世固有極真之事而僞士疑之則竟成僞亦有極僞
之事而真士信之則竟成真蓋真僞本無實法惟是
當人自心現量試觀四果證于沙彌之戲擲空法悟
于乞士之默逃而學道之貴真信可知也迺末世衆
生濁智熾然偷心常轉既不自信亦且疑他談人過
則神動色飛稱人善則反唇露齒無惑乎念與悲隔
愈趨愈冥也且如報恩寶塔莊嚴爲天下第一聖祖

神宗所憑式天龍鬼神所翌戴華夏蠻貊所瞻仰衆生善根所依持故落成而顯奇瑞載諸國史隨感而舒寶光傳諸耆老本非怪誕安所狐疑獨于碧輝上人求光得光一事則羣然誹之吾不知其何說也夫上人之見光固有同見之者藉曰此大衆善根所共感不應獨擅其功豈不知同體法性如鏡光相攝互入互融譬諸世尊處在衆會各各自謂恒對于佛咸謂如來獨與說法則上人謂塔獨與放光亦何過焉復有吹毛求疵舉上人生平不足以議之者予曰人

非聖人孰能無過得見塔光卽是夙因深厚設欲疑上人奈何并疑塔乎予則以信塔而并信上人爲之贊曰

佛光本常住如月在虛空衆生心水淨隨方影現中信爲水清珠能清濁智水懺悔旣深誠感應無方軌善哉碧輝公苦行實不同瞻禮勤無怠心與慈冥通故得妙罕堵舒曜不可數燈像現如雲蓮華下如雨此名真實光此名常寂光本非心外法安事漫籌量堪笑生盲類妄作虛幻會未明真實肯卽知虛幻義

我知一切法無假亦無真但願信得及携手光中行

五戒持犯考序

五戒不持人天路絕金口誠言豈應忽慢乃時丁未法無論人罕稟受卽受者亦僅掛虛名鮮有能時自省察者五濁增盛惡道充塞有自來矣季清程居士秉靈山囑乘大願輪受菩薩戒於博山乃作尸羅持犯考以自行化他復念近事男女旣納五戒應力行持仍立此格以公同行或謂持犯本空何須日記嗟乎若達本空尚無有持何更有犯又犯旣卽空記豈

礙空然則斯格也上士雖不必記正不妨記中士必勤記之下士實不能記乃藉口於不必記夫烏知彼不自記固有記之者矣賢智者宜何居

沙彌持犯考序

楚中有生員以正直爲冥府所重值冥府缺第七殿徵其神識署之每隔數日一往視事事畢復甦偶閱紀過冊見其妻盜鄰人一鷄甦乃急令相還復再閱時罪款遂失所在此事近在時人耳目非虛誑也夫生員之妻未秉佛戒所謂俗人造罪是其分內猶且

莫逃陰鑒。况沙彌隨佛出家。同僧利養。十種淨戒。盡壽誓持。顧或踰閑蕩檢。能免護法譏察耶。且息慈名義。卽是淨滿真因。持則果極法身。犯則罪歸阿鼻。豈得不時時自考。乃令冥府司權。予久欲設茲方便軌範。行人適程季清居士作菩薩尸羅考。先得我心。遂急成之。居士復捐資刊施。真弘護之極思也。好心出家者。堅志力行。庶無愧於居士耳。

大比丘持犯考序

浮囊五喻。正喻比丘五篇。是宜輕重等護。而世顧貌

爲小乘。彼戒身旣損。則定慧何從。無惑乎行果俱喪。竟成末運也。然契經有云。持淨戒者。不作像法。法滅盡想。能令正法永不斷滅。當知豪傑之士。無待而興。佛旣不以遠近論親疎。又豈以先後分時劫。願我同志。各念比丘體尊。毘尼難值。幸獲堂堂僧相。應遵別別本又。先悔過而後誦戒。方合長淨之科。庶幾僧輪增盛。佛法得弘。不負已靈。亦不負程季清居士梓印流通之深願也。但比丘戒相獨繁。且罪名罪種。並不合與未受人知。故祇列篇次數目。其受持者。自應熟

淨信堂文集 卷五
闕四分戒本以及律藏全書茲不詳陳

淨社小序

社以淨名者淨戒爲因淨土爲果淨法爲業淨友爲依是出世之法社也蓋自律學不明則七支荒穢教觀不習則三慧湮埋僧輪久廢於當年寶筏常迷於億利如來慧命不絕如絲佛子愛懷能弗如擣是以社盟片石友尚古今晉續毘尼之餘廣傳了義之燈所願香山白象法海神龍聲應氣求影隨響和人堪名世各思舍我其誰豪傑自期莫謂興須有待冷絕

利名一念共砥狂瀾堅披慈忍僧那深求種智再補義天重浴法日作釋迦之功臣紹彌陀之真胤凡我同志毋替斯盟

刻淨土懺序

無淨無穢儼侗真如卽穢卽淨瞞肝佛性信釋迦之誠語悟法藏之願輪始知若律若教若禪無不從淨土法門流出無不還歸淨土法門予初信三寶志慕宗乘苦叅力究者數年雖不敢起增上慢自謂到家而下手工夫頗覺得力便謂淨土可以不生逮一病

濱死平日得力處分毫俱用不著方乃一意西歸然猶不捨本叅擬附有禪有淨之科至見博山後稔知近代禪病索性棄禪修淨雖受因噎廢飯之謂弗恤也于今專事淨業復逾三載偕李清居士修懺願于吳興丈室了知香花燈燭無非稱性莊嚴熾然捨穢取淨與不取捨元非異轍淨土卽是真禪至圓至頓了義上乘寧復過此蓋論器則不揀五道論機則普潤三根論修證則不歷僧祇論超越則直階不退但有大利而無大害較西來祖意豈不更直捷更穩當

耶每痛末世狂禪烏空鼠卽不惟撥無淨土亦乃謗譏宗風獨李清居士迦雙徑流歸雲棲派因金臺法王有刻六宗之願遂任淨土一門而卽從懺儀爲始事予謂法王滙五宗歸淨土可以懲鬪諍堅固之失居士以淨土收五宗可以治多岐亡羊之病而懺儀一書十科行道五悔練心徹理事之源極性修之致譬如然和香一丸飲海水一滴何香不具何水不沾尚爲六方調御廣長舌之所共稱予敢不深心隨喜爰不辭醜拙而爲之序

雲麓居士持金剛經序

經云。五度加盲。般若如導。又云。行門如足。智慧如目。目足並運。入清涼池。此金剛般若經所以爲萬行之司南。大乘之正戶也。故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世人不達實相印。妄談無相宗。謬執卽非一語。圖識是名。指歸萬行。旣無正解。亦喪終日。讀誦般若。講說般若。皆爲誹謗般若。亦可歎矣。譬諸自刖其足。致遠何由。遺棄衆盲。導師何用于法。不說斷滅相。佛語昭然。胡弗思也。夫色卽

是空。非撥色以覓空。無有法得菩提。而授記作佛。四句百非。直下頓絕。奚勞用龜毛帚拂虚空花影耶。持戒修福于此章句。能生信心。後五百歲中人。須如是受持讀誦。始得。

刻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序

夫念佛三昧。名爲如來勝異方便。凡聖均收利鈍。悉被以一念頓歸佛海。可謂至圓至頓第一了義者也。而世之迷義徇名者。見有五逆衆惡十念往生之說。反以爲專攝凡劣。但化鈍根。可謂昧佛妙旨。謗讟深

經矣。予因慨末世行人多疑多障難悟難開。于此溪
妙法門。非著事而忘理。必執理而撥事。著事者猶堪
作下品生因。執理者竟淪于惡。取空見。蓋至此而直
指之道。翻成斷滅。溪坑非藉金錫。誰抉翳膜。爰有妙
叶導師。法紹宗乘。教興蓮社。應永明角虎之記。暢寶
王三昧之談。境觀並彰。纖疑悉破。闡惟心之致。依正
宛然。示自性之源。感應不忒。俾達者以理融事。而理
非事外。愚者亦因事入理。而事挾理功。誠除惑之前
茅。生西之左券也。顧二百餘年。幾成廢典。流通機塞。

蓮大師尚欲見而未能。而願力不磨。韓居士乃從萬
融禪師處。遽得之。予既獲借讀。如飮醍醐。悲劫濁之
方殷。喜津梁之有在。急謀付梓。以廣厥傳。普願見聞
隨喜。種樂土之圓因。讀誦思惟。證寶王之法印。轉相
曉悟。共脫沉淪。庶不負此希有良緣也已。

印月禪人禁足闕台藏序

教觀之道。蓋難言矣。尚慧辯者。汪洋若大海。其流弊
也。遂流而忘源。令鈍根者。徒增望洋之歎。崇修證者。
致精如鐵樞。其失意也。守株而待兔。令無聞者。坐招

清信堂集 卷五
暗證之譏。惟我智者大師。溪悟法華三昧。妙得旋陀羅尼。九旬談妙極教綱之幽深。十乘修心備觀門之攸致。是以燈燈相續。祖祖相傳。駕賢首慈恩而獨盛。並黃梅少室而爭芳。心印昭于日月。傳習徧于華夷。而部帙最大者有三。曰法華玄義。曰法華文句。曰摩訶止觀。玄義文句。教正觀旁。止觀一書。教旁觀正。永無說食數寶之愆。高超暗證無聞之禍。有荆溪大師復從而闡揚之。翼玄義者曰釋籤。翼文句者曰妙樂。翼止觀者曰輔行。斯誠佛祖慧命衆生眼目。故古人

云。台教存則佛法存。台教亡則佛法亡。非欺我也。末世行人。障深根鈍。學淺志劣。鹵莽滅裂。僅塗口耳。惟以尋行數墨。消文貼句。將就苟且。作名利資糧。語以佛法淵源。聖賢道脉。則咄嗟嘆曰。人生幾何。能作此窮年皓首。活計耶。殊不思隙駒幻影。名利何裨。苟可契于真源。尚當矢之永劫。奈何覲面蹉過。寶山空回。此在稍有血性者。決不忍自暴自棄。失此甘露法門也。爰有印月開士。托迹瑜伽。棲心禪觀。不離動以求靜。欲卽俗以見真。謝泛濫之應緣。了溪山於閉戶。香

烟淨几思極溪以研幾龕火蒲團欲觀心而達性既允孚于佛道必稍拂於凡情是在賢達緇素諒此苦心成此美舉俾五緣之克備庶三觀以可明他年淨四土而施四悉咸合掌而歡呼曰誰信理卽利濟乃成究竟利濟一身普覆一音普聞月印千江有名有義三千性相的的在一微塵中具足方信台宗圓妙教觀真實不誣卽智者荆溪復來亦必爲之首肯矣

律要三集總序

始予之輯律要也仍律要之次第則以比丘戒居首

而五戒十戒等咸收於雜犍度中迨講演之際旣未受具者不得與席并其所應聞亦不得聞於是惺谷道兄謂宜以五戒居首八戒次之沙彌戒又次之然後及比丘律俾七衆普聞於始而大僧獨學於終斯乃次第峽然淺深有緒遂從其說列爲初中後三集初則五戒八戒以攝在家沙彌十戒以攝小衆而大小持戒犍度示出家之通途中則比丘戒比丘尼戒惟二衆許聽後則梵網戒經慈氏戒本復收七衆同歸大乘商訂已定絕其緣起如此

寓庵序

聲聞四枯菩薩四榮正眼觀之名爲入倒有句無句
雙亦雙非悉檀說之名爲四門通乎此義可以論六
合之內議六合之外矣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
宅又云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且道靈鷲一峰果
在三界外抑在三界內耶是以四依大士具論四種
淨土必先明橫豎之致豎則土土相殊橫則土土相
卽惟其殊也故見思未盡終不離於同居塵沙未盡
終不離於方便無明未盡終不離於實報惟其卽也

故九界衆生應念能覩佛境而圓滿妙覺亦時時應
現十方應地獄者以惡逆有間無間是其寓應餓鬼
者以慳貪曠野山澤是其寓應畜生者以愚癡水陸
空界是其寓應修羅者以憍慢須彌大海是其寓應
人道者以五戒四洲諸處是其寓應欲天者以十善
地居空居是其寓應色無色以禪定四禪四空是其
寓應聲聞者以諦智應緣覺者以還滅方便有餘是
其寓應菩薩者以六度萬行實報無障是其寓彼能
應者隨寓而安迺所應者則隨寓皆著是故凡夫永

幻沉三界。二乘恒墮無爲坑。地前大士同滯有餘。入聖高流猶在果報。方其寓也。不知其寓也。嗟嗟。故鄉之夢尚未全醒。客次之居寧爲究竟。惟有秉隨智教。作稱性觀。悟寂光于介爾。始可辯寓義之真實矣。夫旣謂之寓。則一切法趣寓身土。一如理事平等。斯亦究竟寓也。一究竟一切究竟。則實報方便同居無非真淨。降此而分證而相似而觀行而名字。淺深之致雖異。所達之理是同。苟昧此理。則誤認真實。固屬凡情了知。如幻終名偏解。豈有當于寓義耶。映渤開士

卜居狼山禪宇。將欲坐進教觀。名其室曰寓菴。旣不肯墮凡情。又安肯落偏解。庶幾不起於座。而徧遊法界。不思議境。則此一坐具地。當與毘耶丈室。彌勒寶樓並衆。予拭目俟之矣。

刻三教聖經序

三教之究竟未始同也。而門庭則未始異。世人不明於同異之致。或勉強會通。或互相排斥。徒增謗聖之愆。其於世出世法兩奚當也。蓮洲居士愍之。各取其最要之法。而合梓流通。儒曰孝經。老曰感應。釋曰華

嚴二地章。名則不同而義則不別。盡孝之道。可以感天地。通神明。十善斯立。萬行斯成。達感應之理。自必以孝親爲急務。善業爲要歸。信善惡果報不虛。而感應之理。斯極出世大孝斯成。讀是三經。而猶謂三教門庭迥異乎。然儒之孝。盡人倫之攸致。老之感應。顯天道之不誣。釋之十善。圓稱性之極果。卽是三經而精思細擇。其可謂三教究竟是同耶。同而異異而同。姑置勿論。請各從其教。如實躬行。非天非人者。固自能天能人。究竟人究竟天。亦卽是究竟佛。發迹顯本。

自有月光迦葉之懸記在。莫謂學佛知儒非真語實語也。

修淨土懺并放生社序

佛法無量淨土爲歸。淨土五門懺悔爲最。戒殺全同體之悲。放生充慈善之力。此皆無上醫王。深鑒衆生煩惱重病。設此妙藥。故如法修行。無不得解脫者。但必諦信如來誠諦之語。而不自信已意。乃克有濟。如病者隨良醫教。應食者食。應忌者忌。則病無大小。悉堪療治。或率意任情。爽口者噉。苦口者吐。雖耆婆復

生亦無如之何矣。何以言之。淨土法門。原爲衆生迷
本自性。不知常寂光理。生死浩然。無有休息。故藉彌
陀勝願。爲吾人增上緣因。其所謂淨土者。則有寂光
淨。實報淨。方便淨。同居淨。而方便以上三種淨土。非
斷惑者不能生。還同豎出三界之義。故特指西方安
養同居淨土。以爲送想標心之地。使利根者。卽此而
頓淨四土。鈍根者。亦依此而先脫苦輪。斯誠簡易直
捷法門。然亦實非草草。彌陀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
德。因緣得生彼國。一日乃至七日。執持名號。一心不

亂。卽得往生。觀一心不亂之語。縱未斷惑。可不伏惑
耶。倘娑婆事業。在在牽繫。遇五欲時。如膠如漆。遇逆
緣時。結恨懷冤。而欲命終。彌陀接引。此決不可得之
數也。又觀經云。逆惡之人。臨終十念。皆得往生。觀臨
終十念之語。必有深遠善根。今日中浩浩逆順境緣。
現時便不復有正念。何況夢中。夢中尚無一念。何況
臨終。且臨終苦相現時。止藉善友提撕之力。今青天
白日。尚不能於明師良友。真實格言信受奉行。當臨
終時。安能保得善友現前。設令現前開示。而神識昏

迷復安能保其信解。此又決不可得之數也。至于五悔法門。本爲衆生無知造罪。無可奈何。今教以發露披忱。修來改往。故曰懺者稽顙求哀悔者誓不更造。試觀逆順十心。何等痛切懇到。殊非可視爲悠悠泛泛者。兼以四法助成此行。勸請以滅謗法魔障。隨喜以滅嫉妬重障。回向滅慳貪著三有障。發願滅退失喜忘誤障。更有作法取相。無生三種懺義。作法則依律所說對首懺悔。取相則嚴淨道場。專求感應。無生則深觀實相。斷煩惱源。倘旋懺旋犯。作法之所不許。

既不能依律作法。必不能招賢感聖。既不能獲覩聖賢一色一相。又何能頓證聖賢清淨法身。故三種法前前不兼後。而能通後。後後必具前而不廢前也。由此觀之。淨土法門藥也。娑婆愛瞋忌也。五悔法門藥也。不斷相續忌也。甫服其藥。又觸其忌。可乎。故慈雲大師合此二種妙巧方便。述爲往生懺儀。而明方便法中。則云。行人各有無始惡習。速求捨離。乃至勿使行法唐喪其功。藥忌昭然。亦可思矣。而或者謂若聞白毫名字。所得功德。不可限量。若聞一佛二菩薩名。

能滅無數劫罪。豈現前惡法所能較敵噫。誤矣。獨不觀占察經耶。經稱地藏菩薩大悲願力。諸大菩薩皆不能及。救苦之心。更爲懇切。而其言曰。能聞我名者。謂得決定信利益。行故。若雜亂垢心。雖復稱誦我之名字。而不名爲聞。以不能生決定信解故。蓋雜亂則無定。不與奢摩他相應。垢則無慧。不與毘婆舍那相應。不與此二妙觀相應。則不知地藏法身與諸佛法身。自己法身。無二無別。故不名爲聞也。智者大師釋十六觀經題。必約三德秘藏。釋法華經題。乃以九旬

談妙。故曰。若聞首題名字。所得功德不可限量。若不。如所解釋。安獲無量功德。今雜亂垢心。聞猶不聞。僅種一最遠緣。因而現行煩惱。正自熾然不息。欲以此而脫苦輪。不啻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逮臨終無驗。翻疑佛法不靈。自誤誤他。墮謗法罪。譬如服醫王藥。隨卽食其所忌。不惟病莫能愈。反致喪身。遂謂醫王殺人。衆生顛倒。至此極矣。獨放生一事。捐所愛資財。以贖彼命。弊端略少。但須諦思。彼雖同性。猶屬異體。尚須救之。況同體之人。何容于中。妄隔怨親愛憎。

不息此則慈心三昧平等法門最易修持。卽以此心而念佛禮懺。深觀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又諦信佛語。了知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慎勿杜撰穿鑿。又諦信佛語。善知識者是得道大因緣。是全梵行。不惜身命。滅心奉事。求其決擇。則超生脫死。庶幾有分。如或不然。凝守此一法門。毫無智慧方便。自謂千穩百當。一旦四大分張。依舊如落湯螃蟹。哀哉痛哉。智者大師云。今人雖入道場懺悔。惡心不轉。則惡業不壞。無益苦行。唐喪劬勞。如確臼上下。竟有何益。古聖誠言。

安可不熟思而猛省也。雖然。法華舉手低頭。皆成佛道。優俳戲著袈裟。猶爲遠因。則六時勤苦。豈全無用。但緣因力弱。恐不能敵現業流注耳。象巖開士。希心淨土。要諸同志。結往生懺社。用表上求佛道。復買放生。命以表下化衆生。悲智並運。將此菩提心。爲往生正行。志亦可尚。予因申其說而示之。俾知由名字而入觀行。由六根而策進分真。則四種佛土。同于一心中淨。不致如外道之無益苦行。卽見聞隨喜者。亦種未來希有種子。是所願也。

開修社序

麗澤之誼不講則身心性命之學荒矣是以儒重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佛稱善知識者是得道大因緣是全梵行。世出世法未有不以友朋爲急務者。顧時流之衰也。社或以酒或以射。或以詩賦。或以登臨。縱耳目之欲。長放逸之門。不惟儒者爲然。釋子亦流入此中久矣。嗟嗟。曾不思剃髮染衣。所爲何事。羣居終日。將欲何爲。縱不至耽花嗜酒。如在家人。而區區然尋章摘句。僅塗口耳。幾時得識心達本源耶。而或者見

此弊端。因噎廢飯。遂單尚蒲團活計。旣未明道眼。又乏切磋琢磨之益。設非釘椿擗櫓。空喪天日。必至起見起慢。落塹墮坑。古人訶爲暗證。邪禪病尤甚於說食數寶。自非真實有智慧徹底爲生死者。孰能出此二種牢關。別作一番商究。有一乘開士。與法海求寂目擊流弊。心切遠憂。奮然思有以振其頹風。邀諸同志。締一法社。每年四會。每會三日。導之以懺摩。質之以經論。庶幾目足並運。速入清涼大池。向予問名徵序。予合掌隨喜。目其社曰開修。聞能生實慧。如膏助

清信堂文集 卷五
火聞法不修行。如聾奏音樂。今自修于九旬。而互聞于三日。三日之中。猶不廢修。九旬之內。自不缺聞。從聞起修。思固不待言矣。三慧自淑。自利功成。三慧相勉。利他行顯。諸上善人。惟在堅其志。虛其心。實其脚。跟。防其流弊。則正法再明。在此一舉。慎無視作小小因緣也。

靈隱禪兄行邊草序

心機有動靜。蘊結而爲天地。天地有靈氣。復蘊結而爲聖賢豪傑。聖賢豪傑之精神。又蘊結而爲德業。爲

事功。爲經爲論。爲文爲詩。經論尚已。詩文之道。固亦非易言者。以詩文爲詩文。撫華則美。覈實則無。彼亦烏知文者性之彩。而詩者心之聲哉。心何以聲。韓愈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也。夫物之不平。物之情也。知物非物。則知其平。知其平。愈知其不平。知平與不平。而鳴愈有不容已者。其行邊草之謂乎。其鳴也。從行得之。非以鳴得之。得之於行。鳴亦行也。悟之於鳴。行亦鳴也。世特見靈兄之鳴耳。烏知其所行。予固非知鳴者。而特因其行。以知其鳴。觀其秋日送友詩云。天

涯虛鶴伴野外任狐羣。夫旣已代我之鳴。予從此可以不自鳴而寄鳴于靈兄矣。爰寄寄於行邊草序。

題跋

題對峰禪師血書受戒文後

夫心佛衆生本無差別。以不達自性清淨而爲客塵所汙。遂有三界升沈之苦。故欲出苦輪。莫先持戒。欲淨戒根。莫先海過。經云。波羅提木叉。是衆等大師。又云。有二種健兒。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乃末世比丘。旣毀梵行。復事覆藏。如戴高山履于巨海。雖

遇真善知識。亦安能爲之救濟哉。予讀對峰弘師血書誓文。歷年幾四十載。手澤如新。一傳於鑒空寧公。再傳於智度泓公。匪藉堅固大願。弗克有此。梵網謂明人忍慧。強能持如是法。詎不信然。然則此一誓文。當與戒性同其不壞。普令未來若見若聞。同悟自性清淨戒體。不異親稟。受於紫栢大師前耳。

刻十二頭陀經跋

頭陀以抖擻塵勞爲義。具有十二種法。迦葉尊者終身奉行弗替。世尊謂正法住世。全賴此人。迨茲末運。

清信堂初集 卷五
且以留鬚養髮當之。尚不知比丘戒爲何事。矧知頭陀行爲何法耶。予曩在徑山。因晒藏次得茲妙典。心竊欣慕。錄而梓之。雲棲雖根劣。能持其一。然一番展讀。輒愧感。例諸賢達。想亦當爾。今夏安居。靈谷仍於藏中錄出。以公二三同志。獨一門禪兄。毅然付諸剞劂。此其荷擔正法之心。真不減老迦葉波。卽如來亦當熙怡微笑以印之也。伏願見聞隨喜者。同發增上心。少多奉行。庶重興正法。不日可望耳。

血書諸品經跋

予每念大法難值。如優曇花。故於戊辰秋。瀝舌端血。敬書梵網地藏等經。而沙彌鉅公擬集諸經要品。合爲一帙。以便誦持。余未及爲寫也。今事冗病增。不復能竣前事。簡諸篋中。僅得數品。鉅公歡喜頂受。且乞一言。以爲警策。余謂警策別無他術。直須顧名思義。無惡不息。無慈不行。則三藏十二部皆沙彌二字註脚耳。卽如此帙。首以決定明誨。次以安樂行品。次以十二頭陀。次以八大人覺。次以大乘戒經。無非息衆惡之源。而廣慈悲之道。又次以寶華敷會。得聞十方。

淨信堂初集 卷五
佛名而終以勢至圓通攝歸西方淨土。噫具諸戒行讀誦大乘。上品上生斯其券矣。然吾聞天台有二。一生因皆得判於九品。隨治惑之淺深分位次之高下。是則三階四土。寶地疑城。祇應問心不惟論事。誠能藉教觀心。循名責實。庶幾不負四恩。不負歡喜頂受。最初一念也。予故合掌而爲之跋。

巢松法主手卷跋

予在俗時曾一訪巢松法主于望亭。雖未及落草盤桓。見其飲人以和。竊爲心醉。未幾巢師示寂。予亦出家。

行脚。每見江南學人。猶頌師德不置。而口同音所最稱者。無若戒根清淨及體悉學人二字。予於是益服膺師之爲人。今師雖往而高孫自芳尚能珍此手蹟。蓋不惟列爲具多爲家珍。殆有繼志述事之思。以光乃祖厚德者乎。於是爲法門喜而不能不爲芳公規也。古人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巢師出雪浪之門。而戒律精嚴過之。故得名馳海內。今芳公更加以禪觀修之力。如說而行。如行而說。一洗近日講席之陋。則不惟堪藉此以酬巢

師之德亦可爲釋迦老子吐氣於末劫矣。勉之勉之。
水新居士持金剛經跋

自五祖以金剛印心而此經遂爲人世之所受持。然世間衆生依語生解不達宗旨。遂謂此經一味蕩相明空。是大失無住生心之旨也。經云。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又云。得阿耨菩提者。於法不說斷滅相。噫。只此二語可以思矣。蓋無住二字。所以超凡外之著有。生心二字。所以超二乘之沈空。又無住則十界俱非。生心則十界俱卽。遮照同時。

生佛不二。性不可壞。名爲金剛。智不可昏。名爲般若。中流兩岸一齊坐斷。名到彼岸。人人本具。名爲理經。詮此妙義。名爲教經。依教起觀。名爲行經。悟入本性。名爲果經。當知文字般若。若_不照實相。非一非異。如此受持。不_不字而談解脫。可以救空宗之失矣。水新居士_之跋。

刻校正梵網上下跋

梵網之流通東土也。自羅什法師始。而下卷之獨弘傳也。則自智者大師始。大師之時。道法盛而根性利。

受學之人罔不博通教典淹洽大乘故獨揭重輕戒相以便行持當今之世根日鈍而學日荒登壇秉戒徒掛虛名心地法門茫無以曉既不能廣學多聞并此上卷而尚未寓目安能於三十心中一一解其次第法用既一一不解一切法不知卽爲自欺誑亦欺誑他人儼然稱爲菩薩戒弟子寧不汙于至教乎濫膺法服憂切杞人擬合註上下以廣流通欲謀梓梵本以便讀誦適連洲居士鳳乘悲願先得我心手寫靈文付諸刊刷但上卷久秘藏下差譌猶少下卷浪

傳人世亥豕實多茲所據者雲棲古本雅合義疏的可依承又智者義疏從偈頌爲開章而經名梵綱因緣卽已懸指上卷乃藏本相傳則上卷終於十地將付囑奉持之文反置下卷之首今細玩文義從賢劫品中說以上確是上卷結文從爾時釋迦以下確是下卷序文既每朝刻藏往往有分一卷爲二卷合二卷爲一卷之例今未嘗擅更一字但以義定其節段諒亦無過至於重輕戒相本是疏家科文不應竄入經內藏本原無今但別列於後又此戒相傳自先賢

淨信堂初集 卷五
智者雖仍用之已有二三不定。今依律藏推析不無更有可商。爰註各條之下以便酌取。其讀誦者審知較正之意則可以因文解義因解起修因修顯性。方信未成佛與已成佛實無二體。既百千恒河沙法門可以攝入一毛頭許則百阿僧祇劫勤苦修行亦可圓歸一念普願見聞隨喜讀誦受持同悟梵網明珠頓契本源心地庶不負書刻流通之願也

刻頭陀遺教二經跋

蓮洲居士既梓梵網上下復書頭陀遺教二經合刻

流通有議者曰大小兩乘如冰如炭教道既別旨趣天殊梵網心地則利生涉俗不捨塵勞遺教頭陀則物外蕭然惟祈自了離之雙美合乃兩傷今併歸一函不令誦者泣岐乎解之者曰是不然也兩乘雖別金口是同日月照臨並行不悖正可顯法門無礙耳又解者曰是亦不然菩薩固有二種智增上者先空後假悲增上者先假後空方便多門歸元無二又何惑焉予曰嘻此皆未達聖教之微旨未識流通之妙意者也夫從井救人宜尼所否甕外運甕舉世所知

淨信堂初集 卷五
豈有自疾不療能療他人者。嬰兒病行聖梵同符。天
行未明徒增戲論。故華嚴二普唱酬名爲離世間品。
倘非豎頭陀精進之幢。奉遺教遠離之戒。何能深入
梵網心地法門。頓與三賢十聖把臂。而不被愛見所
吞噬耶。菩薩戒本經云。聲聞深樂涅槃。畏厭煩惱。百
千萬倍不及菩薩深樂涅槃。畏厭煩惱。謂諸聲聞但
爲自利。菩薩不爾。普爲衆生。彼習不染。汗心勝阿羅
漢。成就有漏離諸煩惱。讀此一章羣疑頓釋。梵網心
地與頭陀遺教。恰恰相成。非前非後。可謂合則雙美。

離乃兩傷。願讀誦者。念念以無著心行菩薩道。當下
遊戲梵網法門。念念以菩提心修遠離行。究竟不墮
聲聞辟支佛地。普門示現。照五蘊皆空而度苦厄。地
湧高流。住下方空中而弘法華。不惟如春蘭秋菊。正
是一鼻孔出氣也。思之修之。庶不虛讀誦之良緣矣。
血書法華經跋

刺血書經之事。攝歸于普賢行海條列。爲梵網戒章。
是以自古及今。行之者代不乏人。特其所以然之故。
則未有揭示於行人者。致令狂慧之徒。蔑視爲有相。

身見故出世妙法莫先於摧破薩迦耶山薩迦耶見一破則生死之輪永息是名尊重正法是名以法供養如來卽此經及楞嚴經演歎然指然香功德亦以此耳而或者謂斷煩惱臂然無明身豈在區區血肉之間是則固是爭奈衆生結習濃厚只此虛幻血肉愛之如蜜牢不能捨何況煩惱無明奚能立斷所以僧問紫柏大師云如何是生死根本師曰只汝身是僧云若此身是生死根本死了便出生死師震威一

喝嗚呼大人作用豈義學之徒所知蓋大師實從毘舍浮佛半偈悟徹故示人自親切也今人若能刺血然香縱未明所以然之理亦爲破身見前茅倘高談理性不入行門身見高山何由摧碎是以予每見行此妙行必淡心隨喜况復妙法蓮華經開權顯實舉手低頭皆成佛道一入斯門無論了與未了直下卽得究竟倘人人盡如寄南開士發此心行此行不但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安知支那邊地不三變而成淨土也開士卽紫柏法孫必能悟紫柏一喝意旨他年

淨信堂初集 卷五
坐道場時紫柏當湧寶塔以證之矣

雲麓居士持金剛經跋

大般若經云有諸菩薩成就開智能於一句中解無量義有諸菩薩成就演智能於一句義作無量說所以般若一法或作六百卷說或作三十卷說或作一卷說或作一章說廣略雖種種不同其與甚深般若相應則一也苟得菩薩開演二智則多亦無礙少亦無礙若但作語言文字觀卽般若二字已自葛藤不少又非直攀枝附葉者爲有過也末世法師心無實

悟徒向口耳邊起見或喜繁文或喜簡略總名徧計情執何由入佛智慧佛智慧者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荆棘林中橫身直過潔白地上掉臂不留又何必捨一從一以誇直捷哉維摩經云無離文字說於解脫法華經云言辭相寂滅故知四依大士弘演科章橫說豎說皆與般若不相違背其未達者自繞葛藤本非說法之過設欲掃之而衆生處處生著於要言不繁中亦滯情塵未必便能薦取所以古人云若以不立文字爲高只

淨信堂初集 卷五
此不立二字。卽是文字。廢多執少。癡執彌深。詎思得
鳥者網之一目。不可以一目而廢衆目。牧功者棋之
一著。不可以一著而廢衆著。願讀誦者。由心經一章
而進之金剛一卷。由金剛一卷而進於摩訶般若三
十。大般若六百。由般若六百而進於三藏十二部支
那種種撰述。透盡言說差別之旨。總歸理性般若之
宗。則文字觀照實相。舉一卽三。言三卽一。左右逢源
不可思議。孰爲根本。孰爲枝蔓。回視固守簡易。自稱
直截明白者。真不啻夜郎王矣。偈曰。太阿藏匣已驚

神。舉向當陽不用劖。錯節盤根迎刃解。虛空割碎豈
留痕。

淨信堂初集卷之五

助刻芳名

顧起貞二兩 寶淨漸一兩 李淨滿一兩

何傳照一兩 葉淨漢一兩 徐淨洲一兩

項淨淑五錢

淨信堂初集卷六

滿益道人智旭著 門人果海錄

書簡

寄母親書

甲子正月初三日。方外不肖男智旭。敬然臂香刺舌血。合十奉白。母親大人膝下。不肖從幼卽蒙庭訓。少長便以道學自任。寧不知父宜葬。母宜養。後嗣宜續。功名宜就。乃茸犯不避。竟爾毀形。此一點苦心。所不敢明言。而又不忍不言者也。兩大人俱年四十。方舉

洋信堂文集 卷六
不肖實繇白衣大悲咒力滇南之夢星家之語俱不可誣。不肖年甫二十。父遂棄世。未展一日孝養。是以號天慟地。痛切肺肝。次年從金陵扶祖柩歸。偶至星家問吾母壽算。并問自身運數。星家報言。足下運數通將不久。但尊堂壽算恐六十二三。必有節限。適聞此語。心怖毛豎。遂於佛前立深誓願。寧減我壽算。薄我功名。必冀我母得臻上壽。今年六十二三。安隱無恙。益知三寶威力。不可誣矣。但生死一事。人人有之。靜夜深思。真可怖畏。且如大母舅宦情正濃。而忽殞。

虞表姪年猶未壯而早亡。身命無常。喻如朝露。大限欲至。老少莫逃。苦海茫茫。誰能免者。倘不早圖出世。正恐追悔無及。故決志捨家。了此積迷。長慶庶得大報親恩。若云待母百年後。方行剃染。此實進退失措。夫既切思離俗。倘萌一相待之心。豈是求益母壽之念。而吾母又安能保不肖無中天耶。夫吾母所期於不肖者。不過生育功名二事耳。而生育一事。世間苦本。况有定數。功名一事。亦有定數。且青雲得志。難敵生死。如大母舅卽是殷鑒。何如地藏大士。自連尊者。

淨信堂初集 卷六
累劫親恩皆蒙度脫之爲孝也。况不肖少年無知從邪師教誑。置大士時。吾母曾痛下鉗錘。則知吾母具大信根。今不肖改過從善。志在出世。正應隨喜助成。豈應反作障礙哉。本欲先事奉白。恐吾母愛情難割。不得不硬却心腸。潛行方便。今獲廁僧倫。一載有餘。又恐母日夜懸念。故於三寶前。然香刺血。寄書遠達。伏祈吾母勿事勞思。惟當努力念佛。求出輪迴。諸親眷屬。倘有可化度者。皆以此意而開示之。將來同爲菩提法親。幸甚幸甚。

寄剃度雪嶺老師

自別慈顏。忽將三載。始則棄捐筆硯。旣復疲於書寫。宛轉蹉跎。竟不及通一音問。罪歎可知。然生平所自信者。拚身捨命。惟爲荷擔正法。摧伏魔外。決不作爲名爲利。爲求自度之事。將此深身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是則名爲報師恩耳。方今像季。有三可痛哭。三可哀愍。第一可痛哭者。毘尼之法。乃三學初基。出世根本。僧寶所繇。得名正法。賴以住世。而罕有師承。多諸訛謬。遂令正法墜地。僧倫斷絕。豈非可痛。第二

可痛哭者。三藏十二部皆修行之徑。出苦之要。而依
文解義者。固知觀心。廢先哲之舊章。塗一時之口耳。
遂令禪門。訶爲葛藤。訶爲糟粕。豈非可痛。第三可痛
哭者。宗門一著。本爲上上根人。點鐵成金。而今但作
門庭施設。或作道理商量。是以不墮狂罔。無知便墮
雜毒。知見。卽或更有去其施設。掃其道理。多落暗證。
窠臼。盲修瞎鍊。實是險途。無上妙法。流弊至此。豈非
可痛。第一可哀愍者。借佛法以圖名利。無真實爲人
之心。乃至恪法恪財等。第二可哀愍者。但知已長不

知人長。但見人短。不見己短。株守一得。向無佛處。稱
尊。不能放下。面皮打破。局量從千人萬人。脚跟下穿
過。向千人萬人頂額上放光。第三可哀愍者。但欲爲
大。以欺佛。不思三界之無安。便言淨土。不必生彌陀。
不必念中。即居士判爲惟心。墮圓實。墮千古確論。救
時神丹也。吾師向者。密承匡山大師記。萌知必念及
時艱。更有甚於不肖者。側聞智度曇隱述師近况。率
諸梵侶。讀誦大乘。闡揚妙義。實愜鄙懷。然時丁未運。
非具大忍力。大願力。大智力。大巧便力。則驩虞小補。

何當至治。禮云。事師無犯無隱。世法旣爾。佛法想亦當然。知吾師必能慈諒。不以狂妄見罪也。博山無異老師。雖見處未徹。源底實有苦功操履。故得至此。且其婆心。片片雅量。冲懷於近時。知識真可稱巨擘矣。不肯因送惺谷道兄。薙髮早春入山。遂偕至南都。冷觀景况。殊足開發生平所短。雖不服其藥。而互相感觸。蓋互相得益。方知古人所謂藉境鍊心。從緣薦得等語。誠不我欺。然非惺谷道兄。不能打破不肯舊時軌度。此兄爲泉南第一豪傑。正見卓絕。是不肯第一

畏友。更有一二同志。無不赤心精膽。切爲法門。秋間同過吳門。必當相謁。未審吾師能別出手眼。收入保社否。便中草此。不勝隕越之至。

問茂林律主

老師嚴淨毘尼。接引後學。不肯雖貪德化。未奉玄音。適趨方丈。復值飛錫他方。弗獲請益爲耿。竊嘗再閱律藏。質諸近時戒儀。頗多矛盾。敢詢大方。伏祈裁答。且如登壇受具。有難止許三人。過四便不得戒。今何一授輒數十人。此出何典。又如三衣定制。不過豎三

橫五今則豎三橫六致令左臂疊作三重復出何典
又如非時食戒本無開聽今稱七不過午復出何典
又如觀水觀時是各律師一線過中終不下咽時懷
非想猶結吉羅今午齋每至未申復據何典其餘詛
謬更不易數倘許細商客當續問

又

不肖駑劣之質復生像季信樂甫萌先哲已逝深悲
業重篤志毘尼遵如來之明訓矢五夏以專精大小
備閱已經兩度討究抄錄亦旣數番雖爲五乳法眷

實願私淑雲棲顧雲棲者宿鮮有以弘律爲任者每
欲質問而無從耳惟老師德臘俱尊福望並盛人天
師範末代津梁故傾渴翹勤欲申咨決豈敢故爲難
問以虛探實幸老師慈鑒而卒教之勿作是非人我
會也竊聞古人云經論二藏說通五人惟有戒經如
來自說等覺以下猶非所堪譬諸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又迦葉白椎云是佛所制者不應却非佛所制者
不應制此豈非千古不易之典也卽如逐人受戒大
難方許三人不惟出在僧祇卽根本四分等皆有明

文後賢縱或憚繁如何輒違佛制且得戒不得戒關
係匪小豈因雲棲大師所行便可置諸不辯將所稱
學戒者爲學何事又如三衣止許長三肘闊五肘過
是數者步步結等流罪乃至與佛衣等量便結第三
篇罪此與迦絺那衣自不相干迦絺那名功德衣五
條十隔受捨各有定時今有多時但持此衣用當三
衣者訛謬更不必言矣又如律中八種十種開聽本
謂展轉食別衆食及不作餘食法而食皆屬上午豈
屬非時食也非時食戒中云若有服吐下藥者止許

煮麥不令頭破漉汁飲之不聞有權開也不肖所據
者惟是律藏五百餘卷所以一線過午便不敢食每
遇途中失於正食遂至忍餓經宵或有未入藏經具
他方便亦未可知以老師見聞廣博必達開遮之致
所以虛心請教况戒經云若爲知爲學故應難問倘
言不干典則非智者所談安得置諸勿論又律中離
衣宿者結罪固有明文不肖從不敢犯若夫不持鉢
之結罪五部皆所不載想更有出在他經者不肖實
未見耳又如絲綿絹帛不肖在家先已斷絕然在經

文乃充類至盡之言非以此爲破戒未可稱爲大端而過中受食咽咽結第三篇罪惡亦未是小節夫渡海浮囊雖芥子許猶不可捨况第三篇罪喻如手掌顧可弗愛惜耶每痛近時禪和但逞狂解撥教掃律終日掠虛不知務實種種惡態誠如所云不肖厭之已久無勞明誨然正法將頽設非解行雙美難以障其狂瀾三學相階始克有濟中流砥柱捨師孰望老師秉佛遺教弘演毘尼正法住世賴此一人不肖景仰旣深諮求斯切愛懷嬰杵乃布腹心倘不蒙攝受

麾諸界外則操戈之誚其誰以歸古者忠臣事君尚能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况我等爲法王臣丁茲艱運豈應堅豎門庭橫爭勝負甘令正法掃地耶伏冀垂詳不勝欣荷

復卓左車

來書附

叅究念佛論曾著筆否此一種光明照耀淨土超過日月爲此世界當機文句定不可少今時叅學人儻侗鶻突辜負雲棲一片婆心非禪師不能精析若此但願爲雲棲作功臣不必爲雲棲作爭子

其中隱義昨條陳頗悉獨吾師所指事持理持二語尚欲直言以相諮詢蓋一心稱名有事有理此是天台本文彼以存念屬事觀照屬理此以憶念體究分理事二持亦何不可但理持本是觀力而云與疑情相似此中大須著眼如昨所云耳此論一出關係不小故特致此狂瞽願師一折衷之

叅究念佛論承命勉強著筆矣又來論謂一心持名有事有理者天台本意蓋謂正存念時三觀之理法爾具足則理非事外無分屬也台家三觀不異三諦

非藉修成故名性具豈捨存念之事別有觀照之理若所云與疑情相似者謂體究卽是事而所究者卽是理亦非理事判然兩途但一從解入一從疑入所以僅云相似乃雲棲下語斟酌處也此意曩已述於偶談故論中不復贅及謹此附答惟居士詳之

又來東附

雲棲以禪淨二途併歸一路單提叅究念佛乃此一門中淆訛滋甚本欲棲心淨域翻至攝入宗門兼帶之中頗多疑義因檢疏鈔一書別出幾種問

淨土集卷六
難敬就茲法啓請入門聞谷無異二師皆將垂答
尚未緘寄伏乞大弘法海開我迷雲不惜廉纖兼
及餘義接蓮池之滴水傳淨土之一燈卽是宗通
毋辭義路

淨土一門乃三世諸佛攝受衆生第一方便非創自
雲棲也凡爲佛弟子者便應極力弘揚又豈僅雲棲
法裔之責獨可恨者蓮大師本意原欲攝禪歸淨而
其子若孫翻至破淨成禪淆訛公案貪衲扼腕久矣
况曩日先師翁曾有淨土會語論輔翼蓮翁法輪今

居士以大悲心必欲究竟此門之訛謬則貧衲亦安
敢不竭力以續慈翁之故武也

寄雪航楫公

暮春歸一師來曾刺血作書以達足下竟不得一回
信悵悵何已月心歸愴怛不及修柬嗣聞伯母西歸
且悲且喜已誦梵網經一卷以申薦拔更有餘念未
盡俟歸時惟吾兄命作何事耳吾兄世累旣畢今得
專心致志作出世事必須脫皮換骨洗腸滌胃不惟
奪采時流直須追蹤先哲不惟超勝我等直當駕越

前人方不負佛恩不負親恩不負已靈亦不負道友苦心苦口不然念念中具足四負正恐從前所作旭能代受從後所作旭且欲代而無從也知吾兄高明直諒決有自立之分然責在他山不嫌過慮所謂寧失於直毋失於諛耳秋杪準擬握手龍居永矢蓮社勉旃自愛拭目俟之

答智龍泰公

曩在善世交臂相失不意向筆舌間相見此夙緣有在也遠承下問稔知爲法漢心較諸諱疾忌醫者何

管天壤誠末法中優曇然俗語有云識得破忍不過予嘗翻其案云忍不過者只是識不破耳真識得破決忍得過今足下既自知病亦知流俗之病惟貴勇於自療而兼以療人卽是真實修行便以一身爲京都創始移風易俗自能四恩總報二有均資奚止三皆無負而已靈源清禪師有云易衆人所難而緩時流之急此二語乃學人頂門鍼阿伽藥願時時以茲自勉則棟梁有望也蒙寄香信無以爲報先此附謝

寄博山無異師伯

客歲親侍巾瓶快覩大人作略頓祛狹劣之懷江頭拜別忽經兩夏身雖千里神未嘗不在函丈間也邇復得讀宗說等錫真可謂救病神丹中流砥柱信知佛法紀綱羣靈眼目惟大師是賴矣不肖因毘尼集要謬承印許倍自悚惕乃重閱全律更加參訂今始成書以抄錄頗艱尚未暇呈諸左右又按梵網戒經本是界外別圓二教獨菩薩法其界內藏通二教出家菩薩無別戒法同乘比丘律儀但發心自度卽名二乘發心度人斯名菩薩耳然界內之機不得捨本

位而空希界外乃界外大士必須稟權法而遊於界中故菩薩比丘迴與菩薩士女不同近世咸謂小乘所制大乘悉開比丘所執菩薩悉融皆屬流言並非實義茲欲仰承道力一正其訛故復留心梵網上卷擬與下卷合註以彰宗旨但上卷古無疏釋近止有紹覺師一兩師等三四家解亦屬草創未可全依聊竭一隙之明用廣流通之益所冀慈心冥被與其智力庶得文義共敷正法再朗遵如來最後之訓副大師救時之思也俟諸冊備成當圖匍匐請政茲不縷

縷臨楮隕越不知所云

寄了因

舊歲到山。見賢契不染流俗。不棄前言。喜甚。近有人自山到杭。述賢契備辦衣鉢。密持過午。有飄然遠舉之志。此意雖妙。但年既未壯。世態亦惡。切不可輕爲去就。往往有人好心行脚。一遇惡緣高者。退其道心。早者與之俱化。非具大智慧大力量。罕能出類拔萃也。圓覺經云。一切衆生。身心皆是無明。欲求智慧。須親善友。然求善友於末世。亦甚難言。有少多行門者。

智眼昏昧。有少多學識者。行業荒蕪。於中棄短取長。先須自眼端正。否則無不憤憤耳。吾九月盡。本擬到山一會。爲雨所阻。今禁足瑞光。正月半後。出足多分到山。幸安心耐守。勿躁率也。令師令師叔處。皆爲我致意。凡待上輩之禮。有善則從。更成之。有過則委婉規之。教我以善。則黽勉從之。訓我非道。則柔和謝之。可以自淑。可以格人。果能盡聽吾言。不患不成法器。勉旃。勉旃。

與曹源洵公

清信堂稿集 卷六
背出梵網并戒本二種甚妙。當今律學荒蕪殊無有人發心一力擔荷。不肖雖夢寐中未嘗不切切嘆息。倘老弟能躬行之真可上報佛恩而不肖則又銘刻慈恩不淺矣。區區標釋亦奚足酬其萬一耶。不肖每自檢點生平一無所長。獨忘身爲法一念則天日可表。從初至今未嘗稍變。倘有能諒我此念者則一切服勞咸所甘心。實不在世法名謂間也。願足下直下承當置身於千古聖賢之列而不屑爲隨波逐浪之人。言行相顧。心迹相符。終始不二。幽明無間。不肖當

生生世世爲影響衆助揚法化。又豈敢恒以師兄自居哉。乾三居士云。台宗是廢書惟吾廢人讀之。予謂律宗尤爲廢書而我之爲人亦尤廢於乾三。然世間之法窮則變變則通。故云否極泰來。又云臭腐化爲神奇。安知不肖所謂廢極者至足下而不煥然一興變耶。語云家無滯貨不富。今天下人人逐炎而終不見其大有所成。則反例寒灰枯木或不無醖發時也。又何羨而何畏耶。然重興正法章弊挽流非具大智慧大忍力誠不易言。故慈翁云學道人第一要骨氣。

洞仙堂稿集 卷六
副。次要識量大。次要生死心切。夫副則不爲情欲所
靡。大則不被目前所轉。切則不順習氣所趨。卽靈源
禪師所謂易世俗所難而緩時流之急。乃吾輩第一
良藥。幸時時服之。勿懼其苦口。而使積劫沉痾。終於
不療也。每念及法門之憂。不覺眼欲墮血。楮筆有盡
而血淚無窮。是在知我愛我者。分我憂慰我望耳。

與歸一兄

汝航到知吾兄在真寂院卽欲趨見以太晚且有雨
而止。是夜夢與兄相見。正叩首時不覺失聲大哭。懼

兄呼至再三乃醒。嗚呼。半生遊歷。知我寥寥。一點苦
心。擬將誰想。夢中向吾兄而悲泣。固有因耳。初三初
四。雨如傾注。不能下山。初五午霽。卽同智度急走甌
窰。匍匐五六十里。手足俱羸。頓無狀。冀得一晤慈顏。
而吾兄復之杭城矣。俯仰徘徊。益增惆悵。所願吾兄
鑑我真心。憫我孤露。決無忘西小湖之約。他日倘伴
於湖山之勝。而遊泳於法海之波。庶足償我今日之
戚戚也。嚴冬漸逼。旅次萬萬善爲珍攝。不肖今冬持
呪瑞光。自茲向去。尚無定局。惟洞庭一境。則脉脉時

清信堂文集 卷六
動於胸次。今九月中旬卽圖一往觀。以預爲吾兄地
矣。情緒萬端。筆不能罄。統惟哀炤。

寄壁如兄

別來忽經兩夏。懷想殊深。每遇禪客。自信州來。必訊
起居。稔知康勝爲慰。但未遑修一音問。罪歎可知。毘
尼集要。旣蒙叅訂。復與歸一。兄結冬永慶。再加討論。
今已成書。金臺法師。不日付梓。已借重尊名。并歸兄
法諱。光炤萬禪矣。目下畱都。檀護共請。重興律堂。天
時人事。似有適當其會者。但不肖福德。聊薄慧力。衰

微年輕學淺。胡能獨任此事。倘非老兄乘本願力。發
其濟心。恐未能補義天而浴法日。且閱藏八事。皆是
老兄悲願。而病冗交攻。今仍未了。本約三昧酒消。襄
我臂力。尚當矢盟永刼。豈得貪言今生。又讀老兄與
聞師書。知與衆究無緣。便可向有緣處入。歸元無二。
方便多門。入手不同。到家則一。均是佛祖法門。有何
進退勝負。可容愛憎取捨。而必區區博一丈夫名耶。
況老兄本是雲棲法系。亦曾承事幽溪雲棲。則教律
兼修。幽溪則教觀並舉。斯並苦海津梁。寧讓禪門直

指今管劉二居士結台社於蘇城北隅不肖爲其條
悉規範歸一不忘師養恬靜於洞庭小湖不肖爲其
經畫事宜靈谷將起律堂棲霞每多精舍王人卽廬
山觀智師能講法而好賢善三吳之地到處可以安
身辦道而又有善友時相晤言願老兄決意飛錫向
扶法運淨名經云菩薩於生死有畏者當依如來功
德而住如來功德者則是度脫衆生目下博山捐世
邪風熾然吾輩既有菩提心願豈忍晏然坐視雖大
事未了不妨教學相半自他兼利若必欲先出生死

怖厭濁世卽是二乘種性決不能生西方生西方者
貴在大菩提心菩提心實若在帶惑亦可往生惟老
兄圖之爲法情淡悲時志切遂不覺叨叨至此聖明
不棄芻蕘知不見罪也壇中水齋持呪無寸晷得暇
猶作此長語一片苦心亦可矜哀矣

寄韓君博君起二居士

壽生之晤倍見賢昆玉孝心純篤孝道周至不惟合
宜聖之訓亦雅當釋尊之典合掌頌之但尊公意實
難挽回倘拂其情恐有意外不測之事則於養志之

道似亦可商况尊公必願披染固是著相而賢昆玉
固止斯舉亦非忘相既二俱著相一在出世一偏在
世昇沈是不同科又一是一是父命一是子情從違亦不
應倒反覆思之高明自能裁其得失耳不肖雖已極
力勸尊公緩之恐不能挽回故復以此言勸賢昆玉
爲道爲情乃作此漫語知不我罪也

與覺源法主

客秋曾作東附候想不浮沈仲春到武林滿擬趨候
中瓶以病冗交侵弗獲如願爲耿適有李清程居士

擬邀十位法主起六年講期於延壽院續佛慧命而
四衆所最仰者則無如老師老師夙披普鎧雖示退
藏元非石隱况玩讀紫柏全集荷擔法門之念當復
不啻十倍人天普利不肖拭目望之目下衆相知渴
想尤甚因在懺壇不能躬叩座下乞大慈俯應機感
益徵至人無我也附去夢餘集二帙并祈電判開我
迷雲餘不縷悉

寄大叅劉心城

俄別忽將一月懷想特甚道履清勝否期場日復增

法仁堂稿集 卷六
盛否。靈法師及諸學士多奇義相辯析否。管居士時相見否。貧衲離吳門至樵李。卽與惺谷瑩然諸公相值。因會生生師渠欲結二十人社起慈恩一宗。與大蘇十玄爲鼎足。次至武林有程李清居士捐金一千二百。於蓮居菴起六年長期。法師則新伊覺源以及靈源古德金臺等十人。所講則始自華嚴玄談終於大般涅槃。以及天台賢首慈恩淨土等一切流通諸典。而又首提本又以範行人。定長隨一十六單以紹法王子位。無不能宣揚妙義。猶如十六王子。貧衲及

壁如兄等皆爲助喜。緣起文則壁如椽筆。十法師當各有偈頌。或長文其跋語。則貧衲叨任之。規條已定。先塵清覽。瑩公禮新伊法師爲和尚。壁如兄爲教授師。貧衲爲稟羯磨受具足戒。僧臘方新。慧辯益熾。台宗之幸也。李清居士新安舊族。現居吳興。三月盡欲過吳門。寓小日輝橋。渠甚慕高誼。但未敢造次相謁。居士樂道忘勢。或可先施耳。金閭佛法全賴居士。欲弘卽中之道。今正是時。不可坐失機會。俾祖生先著鞭也。便中附候。不盡欲言。

寄歸一兄

道駕入閩之後曾兩致音問未知達左右否。一入新春無日不望飛錫武林。豈惟令兄懸念深切弟且形於夢寐不啻再四矣。適晦文從謝店晤令兄述吾兄已於故國主一叢席似未得再遊斯地。弟聞之倍覺悽愴。每念吾輩經歷數千里地闊世將十餘年相識不爲不多。投分不爲不廣。至於志意相孚肝膽相照學問相礪道誼相成者則惟二三兄弟耳。雖蓬盟已締千里同風然欲收切磋琢磨之益非會晤一堂豈

能慶快生平。兄卽桑梓機熟吳越緣慳。獨能忘情於不肖乎。惺兄如兄皆大病垂危。今方稍愈不肖以一身徧與衆會病冗雜查不死爲幸。但意實非好事喜名直以時丁未運法道陵夷衆生障重苟不隨自力量勉強支持期作一椽一柱而徒欲藉口恬退以自偷安寧不虛生浪死草木同腐明知大厦將傾非一木能支是以旣自忘身擔荷復思廣求護持且鳥必學飛也而後毛羽成舟必學操也而後江河濟松柏必歷寒暑也而後貞幹堅若以狐疑鼠竄之因而希

師行象顧之果恐必不可得故直願以中興正法不避斧鉞之心作往生淨土正行斷不敢謂西方極樂是先自度後度人二乘棲神之地未審老兄其謂之何三吳佛事頗有否極泰來之機別後年餘勞心拂心之處固多而慰心快心之事亦自不少不能縷述附去長期緣起及求寂懺文二篇有以見其少分也

與曹源

古人爲法忘軀故能作奇特丈夫炤古炤今今人雖有大志或體面放不下或勞苦耐不得遂以株守偷安爲高致故漸退初心終同草腐靜言思之實可懼也老弟此番行履大有出格氣象允保厥終則鄙心所深望耳

與瑩然

法門零替全賴大豪傑維持豪傑立身決以破我法二執爲準的若我執不破定不能作千古至人若法執不破定不能弘如來正法虛心潛想乃知斯言非孟浪耳足下才魄真足以橫一世是須開千古眼界成千古學識方不辜負已靈否則縱再加十倍才魄

淨信堂初集 卷六
恐亦僅同春草之榮。終非松柏之幹也。思之思之。

答瑩然 附來柬

接手教。知師爲我切。而覘我深。苟非木偶。寧忘報耶。每思師遇我國士。薦我名流。而珠不形於筆舌者。以士死知音。劍酬心許。政不俟語言之喋喋也。捨已從人。固爲善策。太阿倒授。豈是良圖。丈夫處世。一龍一蛇。不必有意。自有氣數。寓乎其間。執拘管見如此。乞慈宥之。幸甚。

讀來翰。意欲置諸不答。然再四思惟。旣屬法門眷屬。

未可愬然。古人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不得不以直言相告。卽如太阿倒授之喻。如何合法。若以台宗妙法爲太阿。則柄旣在我。豈獨能殺人而不能活人。若以名分爲太阿。則謙乃自操。其柄倣便被人所操。吾不知良圖將安出也。又出處雖有氣數。利生必假。漚和果是真龍。自然能大能小。能屈能伸。倘執拘之見。未忘則變化之用。安在五臺之龍。現形如水蛭。隨喜者手能觸之。不礙其爲龍。陝中之蟒。口吞全象。氣逼殺人。不免終爲蛇。法喻皎然。請卽以已言思之。不

須病夫饒舌也。餘惟爲道爲生努力。筆不盡意。

與水林

尊體違和多因勞煩所致。旣值事緣又生厭苦不免更添一重公案。不涉本頭。加以幽憤卽是第三重公案。更欲捨此而刻念彌陀卽是第四重公案。旣云直往無算又欲拂散疑雲卽是第五重公案。公案愈多相去益遠矣。豈不聞唯識論云。一切唯有識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則現前道場文疏等事獨非識所變耶。若從自識所變不應自識逼苦自識。又觀經云。

阿彌陀佛是法界身。則道場文疏等事獨非彌陀身中事耶。卽此是彌陀。卽此是念彌陀。胡必於彌陀身中抱一捨一。捨者決不可捨。抱者亦決不可抱。若向不可捨不可抱處會取則皎日當空疑霧消散。性宗相宗一線穿却。世法佛法同條共貫矣。何如何如。台社之興固在所願。但必與六年講社兩不相礙。方爲允當。否則不惟季清居士所不樂聞。恐亦非法門嘉象。煩足下極力周旋調攝。俾得盡善盡美。斯脗合彌陀大願耳。新師不別。東乞致鄙意。惺兄病已就痊。附

去誠語誓稿并相警偈有以知友誼之所存蓋十七日立誓十八日卽清楚十九日卽持定過午持過午後精神漸復亦足解世人畏過午之惑矣又渠自舊年十一月間開過午後無一日不病直至於今九死一生乃因不肯乞衆友爲持減定業真言十萬及作此誠語誓方得起死回生亦足爲世之不持齋戒者警矣曹源瑩然俱蒙護持爲謝餘不縷悉

復曹源

新師識論獨有苦心幸潛神細玩領其長處誠能剴

除妄習便是深妙倘決定收功之心未若農夫墾秋雖析義如繭絲牛毛祇名麤淺耳今人不解此意故多墮數寶之誚惟努力自勗越出時人格量斯法門有幸矣暑中珍重筆不盡意

又

不虞之與君子不喜求全之毀達人不辭自反有愧終無怨於他人自反無愆更何嫌於衆口但以此持心不論時古時今也願吾弟亦以茲自立共期扶法運歸樂土耳諸相知不能徧及一一爲我致問

又

瑞光之諾實因竺公苦求不已乃勉強許之非不肖本願也今若得靈法主允俞卹却我百二十斤擔子將此全身獨荷佛法豈不慶快生平是惟願渠速交割耳至於不肖弘法利生自有遠局如松柏久歷霜雪方得亭亭高秀豈願作春草榮枯僅在片時間哉況今法道陵夷不患無弘法地特患無弘法人是以周流吳越孜孜以結納賢傑爲務蓋欲易世俗所難緩時流之急期無忝於先哲殊不甘心作鄉愿竊名

利於目前先此附復餘俟自恣日定結冬處更有以報命也暑氣尚殷諸凡珍攝

與新伊法王

溽暑雖蒸法雨日霑使大眾普得清涼功德無量惟有遙申隨喜而已惺兄瘦若枯柴形同灰炭今日始進粥三四碗生機尚在渺茫如是兄亦大病幾絕今始稍愈竊念舊夏自病身雖羸而心逸今夏友病身雖健而心勞娑婆弊惡總無順適之時捨却安養更無可送想處矣然既在此惡世決不應强求安適古

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又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不肖因舊夏。自病增明。無常觀力。因今夏道友病。增長大悲念力。當知一切逆境。正是鍛鍊心性之具。達大師云。好金須火煉。好人須境驗。若無此等惡緣。便將如燕雀處堂。豈知三界是火宅。豈有自利利他之事。從中出耶。此意願與老師共之。附去爲惺兄諸稿。暇時觀之。有以知不肖之用心。相見在邇。不復多及。

寄不忘

師資水乳慶快生平。千里遙聞不勝喜慰。法音日挹圓解日開。上弘下化。端有望矣。但學人第一要務。貴在克除習氣。若誠以圓頓法。淨治風習。不啻猛風吹散沙聚。實無艱險。倘習染不除。則談玄說妙。終屬有名無義。天台荆溪之道。恐不如斯。苦口良藥。同病皆堪服之。勿畏苦口。而甘使如來慧命天喪也。誼切世外。聊獻芻蕘。能錫採納。乃成玄聖耳。

與攝三

圓頓大法。塵劫難聞。得與勝會。確是多生善根深厚。

切勿作容易想。每見多人於殊勝事種種障難。或俗累。或病苦。或父母師長。或子孫眷屬。無量纏繞阻斷。良緣空具。信慕莫遂。雅懷及至。得無障難者。反或信慕浮淺。衣衫不整。觸手捉經。如措大對舉業相似。又復惟記名言。專喜貼句。依文解義。甘爲三世佛冤。釣利沽名。永背一乘出要。不惟入寶山而空手便回。正恐失袈裟而萬劫難復。好因緣是惡因緣。此之謂也。豈不痛哉。然番手覆手。本無二手。切勿因噎廢飯。便謂離了講社。方可修行。須知如來說教。諸祖弘經。並

是開衆生眼目。作刮濁津梁。若不向此中著眼。便是盲修瞎煉。今欲不犯末世惡習。不負往因現緣。第一要信得諸佛境界。實是吾人各具境界。本無差別。不生退怯。第二要仰企諸佛慚愧已靈。句句會歸自身。不可說食數寶。第三要虛心樂善。凡同會中稍有長者。皆師之友之。第四要悲愍一切。凡相知者。可以此意相儆。不惜苦口。第五要恕人厚己。凡同會中有不如法者。生哀憐心。勿見其過。應識破近時學者有二大病。一者見他放逸。生隨流心。二者見他放逸。生憍

清信堂初集 卷六
慢心雖清濁稍殊增長生死則一甚可懼也惟賢契
品格淳厚機緣順適誠夙有靈苗方堪如此自利利
他不卜可知聊盡蕩蕩以益明聖耳水林德輶諸公
并社中同心者皆可以此束似之餘不同調者則不
必增其障嫉也

與水林

末世極惡流弊別無他事只是有名無義耳一事如
此事事皆然不可不慎思而篤行也唯識公案已置
高閣玄談實益急須著眼他日卽以此爲受戒左券

不肖憂在法門故下此毒口萬勿作生滅會也餘有
要言在攝三東中可索觀之或能互相得益

與如是兄

姑蘇之行雖似多緣實以惺兄放生田爲第一義旣
爲死者了公案遂不能爲老兄侍湯藥興言及此真
可愧心若不證得大悲千手眼尚無力顧一二道友
况可普利塵沙耶生西之念又加十倍猛切矣惟老
兄斷欲去愛固有辣手而調身護物尚乏方便真足
令人掛懷願與晦文令孫同病相憐內則放開懷抱

淨信堂稿集 卷六
三
以養神外則體察世情而惜福卽此一病未必非自利利他之緣也良藥之名豈可令其無實義哉

與壁如兄

末世禪人之病病在膽大老兄之病病在膽小膽大故肆無忌憚直向泥犁膽小故顧後瞻前不得自在善惡雖殊不能打徹則一今欲徹體清涼須將定散淨穢情見全體放下始得不肖每至病時只是一味放下病則旋愈雖外感稍有淺淺而鎮定之力亦不可誣也姑蘇之行勢不容緩故不能侍候左右但日

持滅定業真言一千以_レ後時音問相通爲期願老兄諸緣未盡早就輕安同扶法運或大艱難逃則徑歸安養速悟無生耳

東新依法王

壁兄之變大出意外令人悲愴不已末後光明雖俟青雲土點綴而線索全在吾師手中萬聖畱神令壁兄死而不死亦足度人無量也塔事當與子將元建李清諸居士商之塔銘行實并傳古今二師應各任其一餘一則藉手士夫名筆同垂不朽方爲雅當忝

淨信堂不集 卷六
在法愛敢獻菲葑。伏祈酌行爲妙。不肖入山中。當禮
千佛六部誦法華十二部。聊盡友誼。幻緣所牽。不能
侍巾瓶効臂力。愧甚愧甚。

上古師

末世修行惟明師良友是賴。僅一月間。天奪我良友
二人。何法運之多難。而衆生之薄福也。聊可自慰。獨
有與師結制打七耳。然一心持名。固應遵彌陀契經
而菩提衆善亦須合法藏弘願。卽菩提論疏及壁兄
銘傳二事。未必非往生左券。淨業正行。既有信願爲

前導。何懼其不爲上品因耶。此不肖所倦倦三請者
也。伏祈吾師採納。誓工則法門幸甚。

寄文學陳旻昭

八月初五日徐止觀自佛日遊金陵。曾作東相達想
已入覽矣。初五止觀別去。初六惺谷師卽西歸。逮九
月初六壁如師亦復辭世。一月之間。奪吾二碩交。皆
法門梁棟也。豈不痛哉。每思劫濁熾盛。法弱魔強。非
定慧莊嚴。悲智雙運。誠難挽其頽波。惺師慧力有餘
而定功不足。壁師定慧調適而悲願未淡。故俱爲死

清信堂初集 卷六
三
魔俟得其便目下同袍者鮮有發生死心况復發善
提心天人減少三惡充滿將何底極靜言思之扼腕
傷心惟居士弘願忍力作佛法金湯必能拯未運苦
副靈山囑不肖雖無似實切影響之懷路遠音稀能
勿惓惓在念耶故特托信初上人耑候起居并索回
東以慰生平爲法之意

寄金葉

近日到吳晤弘演知足下病在鹿城詢厥病緣則因
誦經學字而起雖爲足下惜亦爲足下喜旣爲足下

喜倍爲足下惜惜則惜學道多魔喜則喜以學致病
猶賢于固守無聞而不病也喜則喜能虛心好學一
轉盲修瞎煉之局惜則惜無調身調心方便或反爲
暗證者笑也未知近日起居又復何似或不堪醫治
應放下萬緣諦信樂土早捨娑婆一刻卽是一刻便
宜更勿猶豫觀望或尚堪行動欲調身調心現世求
箇下落千萬同弘演來或十月初旬內外來同不肖
入孝豐山不肖實能爲足下保任身心二事倘肯相
信決不相賺以足下資稟純淑信心濃厚不覺掛懷

清信堂初集 卷六
致此拙策高明酌而行之何如何如

與韓蓮洲居士

別後無日不相念。無時不願仁者早離俗累。每遇相知問及。必告以真情。懇其曲折。諸有信心者。皆爲嘆息。增厭惡濁世之心。知仁者出于無奈。不以爲過也。當知娑婆弊惡。非人所居。況丁未運魔強法弱。如逆水逆風。欲施櫓棹。非長年舵手。鮮克有濟。現世尚爾。况堪矢之永劫耶。易行難行之論。誠不我欺。然章提以逆子而發起淨業。正因慶喜以染緣而翻爲楞嚴。

弄引惡因緣是好因緣。轉禍爲福。全在當人著眼。若但隨凡情徧計。分別不免雪上加霜。冤冤相結。有何了期。若達曠劫因果。知現在冤親總非天降地出。而以慈忍心調停解釋。以如夢如幻觀消遣情懷。則此一遇未必非仁者煉磨心性。透露真常之一助緣也。語云。跌法從他得。又云。燈不剔不明。鐘不擊不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玉攻玉。不得其砥。汙泥乃生。蓮華神奇。出于臭腐。應思吾人本地風光。埋藏蘊宅。潛伏根門。無時不煞煞欲現。稍稍外緣一擊。便當迸裂。

騰湧輝古爍今。炤天燭地。倘不肯向此際。薦取佛界。便爲魔界。如霜雪寒冰松柏以之。增妍凡卉。因之失色。咎在已而不在境也。今仁者捨比丘沙彌律儀。而存近事大士木叉。正是丈夫作略。庸愚者笑之豪傑。不以爲恥。但願于世事中。亦能如此提起放下。自由自在。不爲幻境所縛。祇作遊戲之場。消業之具。獨一菩提心。竇歷萬變而不改。則蓮華國裏。敢保攜手同行。終不以形迹致睽矣。楮短情長。意言無盡。極欲趨晤筋力稍疲。統俟初旬走別。先此稍抒萬一。

與曹源

人不難於有志而難於有忍事。不難於有察而難於有容。故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有濟。楞嚴一期。雖幻住之始。運實爲他日關鍵。願老弟以忍心平心公心。忍力巧力慧力。周旋其間。不恕不足以容物。不平不足以鎮亂。不公不足以服衆。不忍不足以自強。不巧不足以御人。不慧不足以察微。言之似太。行在一時。分之似多。缺一不可。能向此中著眼。又是進真學問一大機也。

復水林

娑婆苦空本當驚怖。何俟四人忽喪方乃休心。大事因緣無過華嚴極典。捨此別求。又是含元殿裏覓長安矣。全身放下。蕩蕩空空。似則固似是。則未是。離生喜樂。初禪之全身放下也。定生喜樂。二禪之全身放下也。離喜妙樂。三禪之全身放下也。捨念清淨。四禪之全身放下也。不恒行心心所滅。無想外道之全身放下也。恒行心心所滅。滅盡定聖人之全身放下也。以視那伽大定。尚不啻螢火之喻日光。不知足下所

希心者。當在何境。倘亦幸而妄想亂思遮障。汝心使汝不墮坑落塹。如或果能驀直信去。恐諸佛亦救不得矣。此事非一言可盡。能虛却心意。不妨有相商分。否則牛順羊逆。一惟其便。不肖豈敢以佛法當人情哉。明春或赴龍居當圖一晤。新法王并諸相知。統祈道聲不盡。

又

接手教。知求戒心切。同志復多。豈法門將興。故英賢畢現耶。但戒法通因徹果。有名有義。非久久潛心恐

洋仁堂初集 卷六
不能得其堂與。倘受之卽欲遠行。便違五夏不離依止之訓。從上佛祖同垂訶責。未可作悠悠言語觀也。楞嚴云。因地不真。果招紆曲。祖師云。頭正則尾正。語云。千里之行。始於一步。旣受戒而不淡思戒義。以例宗教。無不皆然。墮流俗坑。失先聖意。良可懼也。幸爲同志者商之。

復玉顯

歲前歲後無日不望足下來。良念法門秋晚。求一二英傑共扶末運。實不易得。用是惓惓耳。昨接手札。知

尊堂所畱情難離遠。是亦無怪其然。但須于世間孝。出世間上上孝。較量輕重。以時取捨爲妙。塵緣本無盡期。解脫只在當念。以理奪情者智。以情奪理者愚。人間五十年。僅當四天王一晝夜。轉眼便過。有何實法。旣知瑣事是沒要緊。便自粘身不著。豈當以曠劫大因緣。博現前活計耶。禮懺緣未就不妨。再俟後期。歸師入山。決應料理進具。萬勿蹉過。進具之後。尤須精學一番。莫蹈末世有名無義之過。是所望于大心傑士者。

寄韓蓮洲居士

別後卽入孝豐法緣厚而助緣薄身心亦覺疲頓但
娑婆惡世五濁盛時本因罪障乃丁斯劫固應慚愧
知足耳梵網合註尚俟閱台宗後方擬下筆生死海
中戒爲舟楫其關係既重則籤釋亦不容輕仁者雖
捨比丘沙彌律儀而大士本又自宜固守仗此菩提
戒光方可禦侮消難其說似迂其事實適宜聖答魯
哀之間堪爲同喻幸精思力行之則吳地越山庶臭
味不相隔也不肖龍居禮懺已畢旬餘仍入靈巖卽

欲講生無生論但更無處可覓能更惠二三十帙真
無量功德也有暇進山同享泉石之樂尤慰所望端
此不一

寄修雅法王

南都一別倏忽三載物換星移人遷局變無常苦空
亦何待言然不定者幻夢之境不改者護法之心每
歎邇年魔風愈熾哲人日凋獨掌隻輪豈能鳴運壁
惺二兄相繼去世仁者復遊化他方皈兄久別方會
而如兄正合又離緬想曩日聚首臯亭英賢濟濟真

不可再得矣。所自慰者，千里比肩，百世接踵，置身千古上下，庶亦喜其不孤。但悲緣境發智，以福嚴。今境觀雖親，而福力綿劣，遂使尊周攘夷之舉，必藉力于同盟。是以幽懷耿耿，尤不能忘情于故交，而華翰遠頒，各香下錫，亦似不棄菲葑者。請以藥石之言，用酬知己之愛。側聞弘法泉南，人天並食，甘露固已合掌隨喜。又聞著作種種，恨未獲見。雖丈夫不朽事業，正應努力。但此事實非草草者。雲棲大師云：古人著述多在晚年。良以道曠無涯，逢人不盡，試觀上代疏論。

家皆備殫，一生精神博綜內外學問，方得一帙二帙垂世，尚不免後賢彈駁。況可以一時淺近口耳草料，欲流布人間耶？雖邊方僻地，亦不應謂其無人。須見到養到從居安資深中流出，則輝天燭地，炤古騰今，非爲分外耳。至於毘尼一事，尤不容片言隻字杜撰。譬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稍或僭擬，厥罪不小。初生牛犢，不畏虎識法者懼，不肖闕藏已三編，實切杞人之憂，敢爲同心者告。如近日湛一還一等受具，皆不如法。旣仁者有倡導之職，而不爲較勘得失，倘亦微

有過歟契闊已久。衷情無限。非寒溫愛見之談。盡法道攸闢之事。筆舌所不能罄。未知何日得面悉也。傳佛心印。記註附呈。清覽此翁學識俱富。解行兩優。堪爲近日作家。幸虛心玩味。知未易及耳。中郎少年最輕蘇長公。逮晚年著作已徧天下。重取坡仙集讀之。方爲吐舌。九折肱而知醫。閱人多而曉相。倘粗心浮氣。蹉過不少矣。含虛竟作古人。悽惻久之。已爲持誦。經呪并欲同惺。九薦拔之不忘舊交也。如兄奉觀音大士命。暫回桑梓。休夏後勸其速出。勿久戀故園。失

善友切磋之益。是爲真實相知相愛。

寄庵監公

季春一別。忽復新秋。雖學修常任。不能不切無常之慨。且律學久蕪。諸方多舛。非扶律無以談常。非摧邪無以顯正。如來慧命如綫。未絕之一脉。惟吾二三同志是賴。今歸兄固。獲同居而仁者尚隔一山頭。是尤不能無倦倦也。施茶功德。想已圓成。佇望飛錫荒塢。共浴法日。歸雪諸公。均此瞻慕。樂多賢友。世典所珍。上善同歸。出世所樂。靈峰片石。不讓東林。萬勿遺棄。

淨信堂初集 卷六
我等至懇至懇種種法門之憂非筆可罄統俟面陳
不一

寄文學陳旻昭

江山迢遞夢想爲勞然菩提誓願陰性冥通未嘗不
恍在丈室中也春杪一音想已達覽仲夏訛傳一公
之變雖半信半疑殊覺驚神悚慮爰念法門秋晚衆
生同分惡業如海如山波旬氣壯邪心轉熾無時無
處不思伺正法之便而吾輩佛子戒坦不固定壅不
深慧劍不銛慈鎧不厚其何以守必堅戰必勝耶旣

處孤臣孽子之地操心不得不危慮患不得不深一
公幸無恙乞以此言致之季文子三思吾輩不妨十
思耳孝豐爲茂戾車地靈峰爲農估民家近因嚴抱
一之坐逝此地始知有佛法因雪航公之倡導此家
始轉爲禪林而請藏一事不肖弄其引六具發其心
諸佛菩薩促其成歸一大德任其役雖以地窘人慳
多艱多苦然實似有默主之者非人力所能謀也歸
師明歲決志棲隱金庭修大悲三昧以三載爲期不
肖則仰承佛命半彼半此於彼承事善友於此檢閱

藏經間以自行之餘爲二三同志同行者研究毘尼
密作傳火之計。蓋以大厦將傾。一木難支。惟人定可
以勝天。誓當易世俗所難而緩時流之急。棄名利。絕
罣誼。持以淡心。要以弘願。操以恒久。不變之力。庶無
忝于嬰杵。亦願居士斷泛涉之心。省不急之務。篤志
近思。淡造自得。以圖他日共報佛恩之舉。無以寶劍
切泥。以隋珠彈雀。是鄙衷所惓惓耳。蒼舒孟蘭。聞俱
邁進。爲慰。集老能無恙否。未也。諸知友輩。統希致聲。
千里神馳。臨楮無似。

寄邵僧彌居士

俄別忽將一載。良繇山川迢遞。遂致信問莫通。然非
不惓惓時在念也。山中寂寞。惟以友朋爲樂。雖馬麥
之報。甘心受之。但未知仁者近况何似。夫不可習者
世間之事。不可忘者出世之懷。向日同發心人。今已
退失八九。言之可爲於邑。况復世道交喪。魔外縱橫。
實切嬰杵之憂。豈無同仁之望。明春有湖山之棹。決
當結夏金庭。不識居士能預社否。老伯伯母想俱納
福。幸爲致問。楮短情長。幸能諒諸言外。

寄志隆泰公

客歲接回札稔知爲道心切。今春晤澄雪二公。訊知淨業純篤。欣羨何已。然吾輩學道必須有超羣拔俗手段。方有出離生死機括。倘人世愛見稍有未除。則無上白法。如何希冀。紫柏大師云。情之所有者理必無理之所有者。情必無。古人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夫習俗移人。賢智不免。尊宿語錄雖足自警。終難敵現境熟識。倘安守故轍。而可以坐進此道。不惟五十三叅之計太拙。卽三登九上。亦唐喪其勞矣。世

間那有揚州鶴斯言。良可爲喻。今澄雪二公皆已入社。足下豈可更遲遲耶。佛道長遠。非一言可罄。欲得共相勉勵。無如朝夕熏習。百城煙水。請自隗始。答問粗閱一過。亦非面商不可。草此奉迓。楮盡不名。

復程季清居士

法門之衰不衰於無外護。而衰於無內守。太約吾輩主持法門。先須立定盤星在正。然後隨時隨力興隆幻事。皆屬普賢行門。若稍涉世間名利之心。則佛法亦止成世法。深可悲也。居士真發菩提心人。必以予

言爲不謬耳。靈峰之局。一年已完。明歲結夏的在洞庭。雲鶴孤踪本無適莫。一來一去。總不敢自作主張。惟佛是聽而已。古師願轉法輪。王旣成就。餘五自應並成。然以愚意。商之僅有三處爲可。但必待居士面商。或闔決於佛。非筆舌可陳也。冬初鵠俟駕臨。悉所欲言。壇中草復不旣。

復圓聞

法門下衰。斯時爲甚。棟梁之望。非我相知數人無寄也。每念如來最後說法。以扶律談常爲宗。倘廢事談。

理。理成烏有。況智者荆溪諸老。無不戒行。冰霜方堪垂範千古。豈以毒器可貯醍醐。故不肖始雖染指宗門。旣亦遊心教苑。而今不得不以持戒爲第一急務。又見律學之訛。較禪教而更甚。爰爲集要。以便訓蒙。拾舉世共趨之。轍遵賢豪恥問之途。一點苦心。竊謂知我者。惟如來耳。忽接華翰。道愛殷殷。旣將乘戒並急。當時如來所使法運。可回喜而不寐。忘公定論。後學殷鑒。不肖聊作弔文。附塵清覽。不足供一笑也。懷渤雖稍具善根。然粗浮之氣。習與性成。卒難俊革。故

久付於不屑之誨。今承尊命弗敢不遣趨座下。萬望以嚴正而調御之。否則故態恐復現前。當知非法門咎也。歸師律身清古。教眼昭明。不肯近日授戒。必推作主盟。不知仁者能降意否。明春惟三月稍暇。二月有禮懺之事。四月有結夏之局。倘必欲下問。則訂期當在斯時矣。玄卿領謝。四教六卽圖呈政。草復不盡欲言。

復曹源洵公

接來翰。知懺悔殷勤。感佛光現。雖僅長二寸。亦得戒。

前才也。欣羨何已。嗣嬰貴恙。當是夙習交加。及向來因口腹而犯戒所致。然法華一部悲懺。二時尚始終不替。可謂勇猛丈夫矣。須知末世法弱魔強。果欲進道離苦。必內具淨信。外資聞熏。冥賴佛加。顯求友助。方得安隱達於彼岸。四中隨缺一種。便多敗少成。不可不慎思而力行也。不肖遊歷天下。半生於茲。操心危而慮患深。識人頗悉。長短經事。亦知甘苦。大約人必道情重。而世情輕。雖拙鈍亦堪久處。事必多率真。而懲巧偽。雖艱難亦可觀成。是以結交寧少不多。

作事寧小不大期於真究出生死法不忝作比丘耳
明年決定小西湖結夏歸師亦決作三年禁足之期
不肖雖分半身閱藏然必以此爲定局既仁如與足
下同有踐約之心何不協力共成其事於大明國內
作此第一如法清淨伽藍豈非起千古積衰而爲釋
迦良弼者耶既蒙念及端此訂期萬祈裁許無渝昔
盟

復程權可居士

佛法下衰以師友相與惟事唯諾而不事切磋故微

言隱而實行荒貧衲雖無似然深悉此弊端欲從吾
輩一痛革之是以每遇高明輒直陳其粗獷然相知
者少按劍者多亦付諸無可奈何而已惟居士以真
心素履坐進此道決能荷負法幢作將來眼貧衲實
爲喜而不寐雪師公案豈敢忘懷但俟時節因緣以
爲效忠之地非僅爲遠嫌避疑計也妙藥拜登不退
菩提心不離菩提業以此十字奉酬雅贖矢之永刼
無替無失大利益論持上十冊用表無盡

寄文學萬韞玉

緣會則來麾之不得。緣盡則去畱之不能。貧衲大似浮雲萍梗。然每念居士一片真心。未嘗不爲之耿耿也。但貴地久乏聞熏。並聞見。倘宋儒陳腐見識。一毫未洗滌乾淨。未可與談佛法。况居士輩全坐陳腐理障之中。分毫未拔。欲商真正宗教。誠難誠難。以要言之。寧以百千刃刀刺其耳根。終不忍聞佛是方便說。誑語人。寧以百千刃刀割斷其舌。終不可言佛肯方。便說誑語法。寧以百千刃刀割裂心胸。終不可作佛經同寓言解。貧衲此言。倘有一字不從真心中

流出。不但死墮拔舌。現世舌根便當爛壞。當知宣尼雖大聖人。若比於佛的。如小星比於滿月。燭火比于燎原。川瀆比於大海。中尊比于朝庭。若不能信得此語。卽是謗佛之人。不可謂信佛也。貧衲進山。第一是權可得益。第二是九申得益。九申雖得益。然猶有大病未除。至於居士依然還是俗儒迂儒腐儒。今已相別。不知相見何日。倘不盡言辜負居士相愛之心。言而不能痛自思改。貧衲可以謝過矣。惟居士相愛獨切。故言之不覺獨苦。知我罪我。聽諸高明而已。不一

不一

又復萬韞玉

旅中獲接回音。胡字字之真懇而言之不浮也。非可與共學人。弗克有此。貧衲爲道愛人之心。已成痼疾。見居士如此根器。且如此相愛。更不容默默以負良朋矣。夫學道之法。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又俗語云。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又云。九折肱而知醫。閱人多而曉相。貧衲雖無似。然十二三時。便以千古聖賢自期。躬行實踐者。凡十餘年。至於絕四之學。不

行譖愬之明。蓋不惟咀嚼幾翻已久。作韋弦之佩。況今學佛復十餘年。丁法亂道衰處。孤臣孽子之地。惴惴然以藐爾凡夫。欲荷擔如來正法。不啻以一絲懸九鼎。苟可以重興正法。報如來恩。雖粉骨碎身。亦所不辭。豈敢存意必固我之私。受浸潤膚受之說。致貽羞於法門耶。居士特未歷貧衲之境。處貧衲之地。見貧衲之心。諒貧衲之苦。或不無形迹致疑耳。倘據居士見識學問而論。假饒意必固我俱絕。正是微細意必固我。假饒譖愬分毫。不行不覺。渾身坐在裏許。如

此法門。皆居士所從來未聞。况能解入也。若以貧衲觀。一部論語。無一字一句不曲盡世出世法。何止此二章爲可咀嚙。正以宣尼固已超越百王。跨節羣聖。猶未及如來百千萬倍之一。蓋孔氏道脉自十二三時。全身擔荷。至廿歲時。已覺豁然貫通。今因學佛。益復知儒。細玩細商。頗窺源底。而覺皇妙法。如大海中。僅沾一滴。固知實不可同刼語也。若居士者。僻處邊隅。既乏出格師友。又無超方眼目。童而習之。長而無與等者。遂以夜郎自封。訑訑然曰。儒道吾旣已知之。

矣。然居士不惟不知佛。正坐不知儒。不是煩惱障重。正是所知障深。當局者迷。旁觀者親。果欲不作孝豐中豪傑。須放下舊日知見。徹底虛懷。將一部論語。一更從貧道講過。庶可知儒。庶可漸次學佛。倘平日學問。分毫捨之不盡。終未可以入道。貧衲當修捨心三昧。俟他生緣熟可耳。進山之期。必俟藏完。未可以明秋爲訂。大事努力。筆不殫述。

寄文學沈九申

作孝豐第一人不若作湖州第一人。作湖州第一人。

海仙堂初集 卷六
不如作浙省第一人。作浙省第一人不若作大明國裏第一人。作大明國裏第一人不若作千古一人。作千古一人不若作十方三世一人。作十方三世一人不若作一究竟沈九申。須知九申本自豎窮橫徧。徧自離句絕。非倘真能不自埋沒。不惟與素華攜手同行。亦可與三世諸佛一鼻出氣。否則縱然橫絕一世。止成夜郎而已。不肖靈巖之期。已及一年。雖欲勉強再過殘冬。復被季清接出。可見佛前之闡決。不可強後會未期。幸各努力。以爲刮目之地。吾在山一年。德

薄福淺不能廣作利益。但大悲種子堅諸寸衷。希有因緣。隨機強毒。俟居士與雲吐霧。貧衲亦不難震雷掣電耳。藏經春初決回。莊嚴之責。尤非居士不能。倘藏無完成之期。貧衲亦無進山之期。俟完藏後。飛一的信。自當飄然復入山矣。草此言別。不盡不盡。

寄文學王簡在

愆期於靈峰。仍邂逅於吳興。不可謂無緣。乘行色。倥偬之際。而矢秉歸戒。不可謂無篤信。今所以勵居士者。惟是出格丈夫作略耳。夫古之君子。爲立六合內。

清信堂初集 卷一
事業尚一家非之不顧乃至天下非之不顧况欲圖
出世大法塵劫遠歎豈可近囿一時耳口曲殉流俗
人情取貧衲昔處俗舍前後掣肘不異荆棘深林特
以一念勇拔遂獲盡脫世緣今雖未聞大道然文字
三昧略窺一斑便覺輕便自在但曩以專圖出世太
違俗情倍難爲力若僅現居士身修出世法則更省
力矣居士非無大志大願直欠大識大力今欲開千
古識力決須視歸戒如泰山視世故如鴻毛庶可作
中流砥柱如或不然未可稱豪傑也蒙居士殷勤下

問耳聆猶未爲足繼以紙索書貧衲亦書不盡言言
不盡意復寓諸于柬蓋不惟厚望居士凡四完九申
等諸昆仲無不均此厚望惟冀互相策勵遊解脫門
不惟慰貧衲苦心亦可謂珍重已靈脍契佛德者矣
相晤未期惟此爲法界符節幸再思三復勿以人棄
言也

寄潘戒如居士

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必淺夫所謂嗜欲者非但財
色名食睡也戰國之君嗜殺修羅嗜鬪乾闥婆神嗜

嬉大梵嗜慢色界嗜禪無色嗜定聲聞緣覺嗜無爲
權教菩薩嗜作佛事所嗜雖別障於第一義天則同
今足下財色雖輕瞋慢尚重夫瞋慢之與財色縱云
清濁稍殊然同爲十習之因同感六交之報若尅實
別配因果則慢屬修羅瞋屬地獄尤爲可畏不可不
兢兢自克也若以嗜欲卽天機爲言則惟佛一人窮
盡嗜欲之致殺無明父害貪欲母名爲究竟嗜殺以
慈鎧仗降萬億魔軍名爲究竟嗜鬪遊戲百千勝定
神通名爲究竟嗜嬉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名爲究竟

嗜慢毀譽不動如須彌名爲究竟嗜禪破有空王知
法無性名爲究竟嗜定安住甚深法性名爲究竟嗜
無爲盡未來際利樂有情名爲究竟嗜佛事此又居
士所不聞不解不證不入者也今若用對治門何不
速修慈心常行謙德若用順治門何不頓棄世緣俾
梵釋禮拜供養况居士先入法門爲一邑之望所宜
精進超拔表率同儕慎勿長養習氣以貽玷于法門
也夫三歸五戒事雖淺近理徹淵微始從名字初心
究竟妙覺極果總不出此範圍他人分受在後猶思

清修堂文集 卷六
努力居士全受在先尤宜精細萬望日新又新以作
優婆塞中鼎甲勿悠悠視作等閒也孔子云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大學云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
後非諸人雪浪大師云不可以聖賢律人不可以率
性自任此三言皆居士對症良藥時時服之以作蓮
邦左券何如何如簡在東覓便寄去令兄處并希致
聲餘不縷悉

寄蓮勺

出家不難善始而難令終立品不難奪采時流而難

追踪往哲無比丘則無僧寶無僧寶則佛法無寄一
脉如絲哀哉將絕非有力大人誰與續之足下具文
夫志蹈蓮師轍不肖實有厚望但福城初離煙水宜
尋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須過正今日妙藥也甫
懸念間忽親致季清札忍俊不禁附此作藥囊中物
倘不畏苦口更到洞庭西山西湖寺多服幾劑何如
何如

寄文學陳旻昭

一芥翳天一塵覆地字經三寫烏鳶成馬佛法之餘

清江堂文集 卷六
其所由來者漸矣。非天魔外道能破正教推厥罪首則壞周室者齊桓晉文也。治世嚴王霸之辨。操心分義利之關。視聽言動之復禮不真。克伐怨欲之不行。何濟。隱居求志。人定勝天。吾兩人豈得辭其責哉。此實嬰杵苦心。字字血淚。湖州程季清居士大悲爲懷。物我同體。興福業。惟日不足。護生命。如救頭然。已藉閔非臺力禁吳興城內漁舟并各州縣屠牛狗事。復托唐存憶嚴禁南直近民居處漁舟鉛銃渠旣面囑。又以呈稿致去。但必藉居士菩提願力互爲緣起。方

可施行。特以呈稿寄上。煩居士廣集同志速晤唐公。早一日救一日無窮生命。而且護國護民。自利他利。現利後利。世出世法。無不兼盡。知必踴躍爲之。無猶豫耳。歸師以二月初六日早到吳興。正值貧衲修淨土懺儀方畢。卽同送藏入山。天朗氣清。萬民歡悅。開千古未有之見聞。作究竟般若之緣種。亦一快事。越三宿旋偕歸師并同志數人出山。渡金庭作安居計。松濤奏梵。明月爲燈。持一鉢以支身。挹湖波而解渴。嚴修淨戒。真因送想樂邦真境。固不敢置斯世於度。

淨信堂初集 卷六
外然必須先自行而化他。水漲泥多之策。願與居士共之。

與水部胡遠志

爲禪林求主人者居士弘護之願。爲一身商出處者。貧衲自知之明。竊以鮑老當場不若舉賢相副。爰有季賢老師法名大猷爲雲棲之嫡子。作惺谷之和尚。任執事于大師位下。廿載有餘。無職不稱。調鬪諍于龍居叢席。三年未滿。衆心普怡。况復專修念佛三昧。曾經醒夢一如。徧禮海內名山。已感普賢光瑞。年德

俱隆慈願並廣。不惟足以標榜僧倫。而亦可以調停衆務。誠所謂統理大衆。一切無礙者。今以雲棲多故。出居吉祥。以禮敦迎。或當俞允。倘得此老坐鎮雲巖。則貧衲亦當時往來于其間矣。若必欲貧衲躬任厥職。恐世出世法爲礙多端。請試陳之。貧衲與歸一師兄本拈闍結伴洞庭。誓願不相捨離。而同志數人亦皆忘身爲法去住共俱。倘一日捐西湖而之虎丘。此間仍復一空。雖云將來尚可再至。而條聚條散殊違。出家規式一不可也。律中既許彼處安居。不容輒改。

今設應命違律不祥二不可也。此間之局已始孝豐之案未終。凡夫身力豈能更應餘方三不可也。或謂雖居虎丘可兼縹緲。不知出家人法住處尚同旅泊。不容貪戀。豈容掛念兩頭。類如狡兔三窟四不可也。已躬下事靜動無妨。著書立言必須靜境。貧衲實長于著述而短於應酬。捨一從一。兩皆失措五不可也。傲骨稟自多生。懶性習已半世。置諸名山大刹以應羣機。賊夫人之子六不可也。律學之訛已將千載。革非矯弊實與流俗相違。僅可僻處深山鳩真實同志。

作傳火計。所以人定勝天。卽欲行之天下以觸時諱。禍且不測。七不可也。大乘弘誓以寬成大。任持僧寶以局表尊。旣痛有名無實之弊。必守貴精不貴多之箴。談居勝剎求戒必多。嚴擇則招怨之端。濫許則壞法之始。進退維谷其何以堪。八不可也。諦審諦思。決難從命。萬祈慈亮。勿致徒費往還重獲罪于門下。幸甚幸甚。嗚呼。今天下稱圓稱頓。稱大乘者徧滿域中。獨聲聞一脉不惟置諸高閣。亦且藐若草芥。抑思世尊拈花時。破顏微笑者果誰人耶。寧使千日賣不得。

一擔真不願一日賣得千擔假靈源清禪師云易世俗所難而緩時流之急貧衲雖無似銘心此語久矣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愁殺人居士具金剛眼探法海源當亦爲斯言墮淚也山居荒寂助道艱難或蒙過愛惠以香積之餘結真實聲聞緣長真實聲聞種子他日坐道場宣暢一乘與昔終不隔小于太作對待之妙貧衲爾時雖如聾若啞亦能引六千比丘使發菩提心也請季師之計若決貧衲當作東代爲介紹或此處更有賢者不俟遠求亦無不可端此

附復草草不宣

與修雅法王

手教遠頒知錫歸故國爲慰不肖同歸兄及同志數人結伴湖山究心律學皆法門之選也仁者本有夙約能惠然踐盟共領切磋之益否世故紛紛惟善友可以相樂老當益壯幸勿以朽邁爲辭何如何如

復文學沈九申

來翰疊疊幾及千言道情世情具見之矣且致歸師東云師求弟子甚于弟子求師此言尤確尤足感于

鄙懷夫自貧納入山未嘗不以千古聖賢期待衆友于衆友中或有聞而不信者或有信而不解者或有解而不承當者或有欲承當而姑有所待者雖貧衲殊乏過化存神之妙亦此方機緣未到也然尅實料揀之若稍姑待便非承當不承當便非真解不能解便不能信不能信便同不聞此又衆友所悠悠置之而貧衲所惻惻隱之者也大凡吾人學問必須腳踏實地則千穩百當無論道德功名卽富貴一途亦自有真操實履如蘇張輩名擅千古談何容易倘居士

果能爲佛法中蘇張航公便不爲虛妄授記矣蘇張決不是孝豐人吾亦止願居士爲蘇張決不願居士爲孝豐人然佛性無南北孝豐人豈無佛性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亦何必以孝豐二字爲諱貧衲若以孝豐相待若不以孝豐相待總欲以千古聖賢相待而居士畏蘇張之記恥孝豐之名便未可以學佛便是生平大病豈以未能自度先欲度人爲大病哉裴藏之議誠如所云近聞履如已應請直院渠旣爲政則行願鈔期十有九成前晤古師言許九月十五始事

矣待講期畢再議藏事方有條叙但貧衲此翻進山
必得航公有東或彼肯自來方妙否則姑俟一年二
年留作未了公案不應急促以致弓蛇人杌之疑也
又設今冬明春進山止有一比丘一沙彌相隨止可
作住靜家風絕不干與叢林政事亦不別住律堂如
舊夏之法世間甘苦吾已備嘗人情遷變吾已悉曉
既發無上菩提心但應隨機作利益苟有分毫勉強
堪致人疑慮者斷斷不可爲耳炤乾等三人皆已授
戒隨已定其行單目下歸取夏衣并復雅命煩更善

一言慰喻啓迪真信俾發長遠堅固道心爲望

與曹源洵公

恒心述老弟于三月初三出關徑到洞庭聽律可謂
勇于爲法深慰鄙懷然吾輩撐持法門有千古之志
方可立千古之事又必有超世之識力方可副超世
之心願倘世間名利眼前活計及人我彼此之見稍
稍放不下割不盡則終成畫虎大似進退兩失不可
不仔細斟酌也吾之受比丘戒外緣與賢弟略同而
內因實百倍過之但以簡全藏後知非正法所許便

清信堂初集 卷六
不敢自任。俟今秋自恣十夏正滿。必於三寶及現前
衆友前拈闡取決。正顯千古已墜之脉。決不敢徼倖
承當也。况今同住之人。或本如法受。或依闡重受。無
有一人不真實清淨真實得戒者。獨不肖尚未拈闡
而姑俟休夏方拈者。正以更無第二明律人。故不得
已昧心厚顏權講一期。俟稍有幾人能解然後拈之。
庶進退皆不致失措耳。今足下設欲預會。則一到洞
庭。必須卽拈具戒。須受二闡。若佛許具戒。卽以向日
雲棲所受爲戒次。但將受後所犯輕重盡情懺除。便

可同住。若拈得須受。則三師七證現現成。成如法更
受。以今所受而爲戒次。光明正太。可對佛菩薩。可垂
範千載。不愧後昆。若不能拈此一闡。不如且守關三
載。做糊塗漢。仗法華經懺懺力作帶業往生計。亦無不
可。惟高明自裁。勿致後悔。外聞戒明遙請不肖爲和
尚。此實不可。須請歸師乃妙。又後生人心性未有一
定。大須嚴以待之。時時以生死策發。使不渝于流俗。
將來方無毒龍攫舟之患耳。至囑至囑。

寄金陵諸友

澤仁堂集 卷六
志隆法友回金陵曾以束徧候知友于今忽將三月
杳無音耗懸懸可知不肖以四月十六日同歸師緣
大德等十比丘十沙彌并三四行人結前安居總不
營謀四事獨信如來白毫相中一分光明昭我後世
如法弟子決定不虛大家穩坐數楹漏室日夕講究
大乘律學然一粥一飯竟不曾缺大約馬麥之報彷彿
有之首陽之風庶幾可免也獨念去聖日遠法道
日荒衆生惡業益熾劫濁衰亂益多自非秉鐵石心
腸護世尊正法痛矯時非力追古道決不能上弘下

化自利利他而師友之益尤爲第一急務竊謂金陵
縉素惟旻昭責在弘護宜勤舉業若志隆已受具戒
決宜來此結後安居一公夏期旣畢亦可息靈谷仔
肩減華山妄念早赴縹緲峰頭共商出世大事也附
去西湖八景爲我徧傳諸友放生文十幅各致一張
便中附候不盡欲言

寄志隆

吳城言別忽將半年不惟寒律社之盟亦且靳魚雁
之信情所重者終不能輕理所重者終未能克如此

力量而欲追踪往昔恥笑時流不惟緣木求魚大似
北轅之楚社中師友往往責我不能重法輕授人具
足戒諸佛菩薩亦哀我進退兩難命我作菩薩沙彌
矣嗚呼千百年無上正法係于僧輪南瞻部僧寶命
脉係於戒法不肖以負罪之身力疾講演者兩遍尺
短寸長尚無全器今旣長謝僧倫退休求寂自利則
優然有餘但未知如來正法畢竟誰起而荷之也如
是師遠隔泉南尚未赴會目下惟歸師爲大厦棟梁
緣幻師躬行實踐堪作標榜慧公徹公雖俱未稱純

璧而脚跟漸向穩當足下果不甘爲天界寺中清客
必宜放下世緣親近此四知識不肖以外護而兼少
分同行除律學外一切經論亦可兼少分教授不知
尚有意否

寄如是兄

人而無信世典猶訶出家受具戒人豈容喪軛破軛
縱謂雨海之孤寂堪憐獨不思素羣之苦心無告耶
拈闌一事仁所熟聞結夏講律事不可再旣承來翰
謂三月盡必出門則四五月間必到西湖無疑何意

日夕屈指竟杳無音耗。不令人肝腸寸斷耶。七月十五日。於大衆前。然頂香六炷。拈得菩薩沙彌闍。大衆無不感傷流涕。而不肖實自慶快。滿願蓋不肖所以力扶律學。無非盡孤臣孽子之職。爲如來留不絕如絲一脉。確無爲師作範心腸。但旣任講演。不免動人疑慮。益我者如惺兄。猶且不能見諒。何況他人。今粗講二徧聽者數人。攻則不足。守則有餘。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退我于求寂之列。半爲外護。半爲內護。釋從來不白之冤。開自修自證之地。豈不

快心者哉。又不肖生乎。每以古人自期。兼欲腳踏實地。嘗試自揣。爲今比丘。則有餘。爲古沙彌。尚未足。今。我捨今之有餘。企古之不足。真不違出家本願。佛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何其待我之周至也。但此集要。仁者初以病魔聽不及半。次以家緣所牽。聽不及半。今復以遠隔雲山。不聽半字。從此更無聽說之日。深爲可痛。可惜。猶幸歸師緣。幻師微。因慧幢二公。和合共持。待仁者來。卽爲五比丘。如法住世。正法賴以不滅。倘更遲遲。則滅正法者。罪皆歸于足下。又可

淨信堂初集 卷六
不大怖乎

寄文學徐雨海

法門師友是出世大因緣萬萬非父子昆弟可比比丘僧寶是正法大關係又萬萬非泛常佛法可比吾以下劣凡夫不自度德量力欲以一絲係九鼎續千古已墜之律學所賴惟二三知己居士雖遇大變不應遲如師之來壞我正法輪也吾自分十夏已滿決當退休今果得菩薩沙彌之闡滿我本志曰我溪冤但如師若更不來則正法決無復續之日阿鼻一大

劫苦居士恐不能不爲如師分受半劫也痛哉痛哉尊公業重無以濟拔敬爲持梵綱上下一部空品十卷往生百徧滅定業萬遍稍申遠慰之思所許結壇持大悲一萬俟下科入場時行之庶更覺切近也

寄闍梨古德師

香光拜別忽復四月音問雖稀心實不隔安居論律仗慈悲得無障緣感銘無量自恣拈闍得菩薩沙彌之決衆友雖以爲苦不肖實淡自慰名不稱實古人所恥誓不爲師出家本願今獲此闍稔知佛菩薩之

愛我切憐我深爲我徹骨也坦如述吾師已堅持齋法尤爲忻忭末運凋凌惟有力大人乃可匡濟如不肖輩雖具菩提願力而福薄慧淺無可自効每觸目時弊惟有血淚橫流而已今吾師以四衆所歸躬行作則正法重興拭目可俟不肖卽殞身碎骨其何能報恩哉集要一完卽當塵覽西湖八詠山靈增色泥首言謝曲水八詠承嚴命勉爾効顰伏祈斧正因季清入山指點遂有改造之舉意圖一勞永逸出于萬不容已而謀望計拙大似孟浪微因比丘亦爲此事

稽留不得到杭囑筆致問無量便中附訊不盡所云
復剃度雪嶺師

前承嚴命卽宜匍匐趨見奈頂門癰口未收不可以風容俟望後賤體稍康決當渡湖耳吾師貴恙固是夙緣今道力高勝必無能爲患善調攝之自不日康愈也不肖福薄慧淺命運蹇乖舊年顛倒作事殘局未終新春惡兆多端死期將至每念出家一點初心直欲頓超佛祖至今未酬萬一慚愧無地血淚交流尤望吾師默庇俾旦晚無常到時正念現前得叨下

淨信堂初集 卷六
品下生禾脫婆婆劇苦是所願也人間世事譬如根敗之人于五欲不能自利矣草復不旣

寄一門陳旻昭

世衰道微民窮財盡魔外之幟雖已稍折正法之幢未堪急豎隱居求志人定勝天此不肖之素心亦一公旻老所應從事者也一公未謝靈谷便宜堅守以待倘已謝靈谷則應速來縹緲共商出世大事斷不應更兜三惹四作孟浪人旻老此番復不得意非關命薄正是法門未可頓復愚意亦爲更設二策一者

發大誓願必求重興正法權放暫時弘護努力作丙子丁丑計二者索性和盤放下竟向縹緲峰頭究徹禪教律根源紹隆僧寶續佛慧命此二皆大丈夫作略捨此二策悠悠洋洋雖欲拚身捨命恐難砥柱狂瀾不肖俯仰斯世知我寥寥除歸師之外更無一人可交如是師雖差強人意而遠隔他鄉音問杳然每至中夜夢寐中輒號呼不能自己嗚呼法門嬰杵之憂非一公旻老誰能知之又誰能療之哉慧公平穩智公英俊俱堪作法門翹楚但一被家中乃祖所牽

清江先生集 卷六
一受慢慢習氣所累。鼓舞策發尚俟二公之互相表裏也。念法情深。不服作寒暄語。前後安居之際。佇望杖錫南來矣。

復程子超居士

居士以青年妙才。作慧業文人。世出世間學問。本堪一串穿去。但甕外之人。始能運甕。只恐全身在八股裏。不惟遠于解脫法門。卽八股亦甚覺費力耳。齋經一冊。淨土懺一冊。戒圖二紙。令居士卽于俗緣中漸證解脫。不俟了世債而求證菩提也。湖山佳勝秋景。

倍強。能與權可同泛洞庭之棹。以慰懸懸。是所望也。
寄志隆泰公

人世幻惑剎那不定。灌公有楊君之變。不肖亦遇剎度之憂。東西南北。遂皆不能自主。其迹似違佛命。而其實皆奉佛敕。不敢以私心適莫也。目下孝豐與幻住主人。正在兩爭之際。侯議定再當報知。修大悲行法。究毘尼與旨。皆是末世對症良劑。但期唯堅唯久。唯深唯細。步步體貼將去。事事愼密將去。則法門有賴矣。問辯跋語。意亦甚善。但其中尚大有可商。姑俟。

後便寄壁或當面商一番尤妙

寄灌虛大德

楊公之變令人駭怵。然自上座言之。欲圖世法失却一臂。欲求出世增益幾多警策。勾消幾多妄想。惡因緣是好因緣。非虛語也。七方便人。觀苦諦而悟入聖流。九品蓮華。厭娑婆而標名池上。倘能自勵。便如松柏。綴雪。或復自餒。則是繁草遇霜。思之擇之。庶不負一番相與耳。破夏送檀越之檝。已覺非宜。懷土忘依止之戒。尤爲不可。秋盡冬初。佇望六環之仍來吳地。

也和尚於西湖寺雖未定跡。總不出二三百里之內。故不宜捨此別覓伴侶。當今法弱魔強。上座道眼未開。律學未諳。豈甘心作三家村裏善知識。抑闖入魔羣。作波旬眷屬耶。不肖病廢之餘。勉強應酬。幻住。不唯報剃度恩。亦藉手結淨土良緣。期于千穩百當。一切世故。久已付諸東流。惟持呪念佛兼讀誦大乘而已。

復文學王元建

志慕單提。真是大丈夫事。又能專意講堂。究心楞嚴。

清信堂文集 卷六
尤爲不可思議。末世障深。法門衰替。坐禪者每每墮坑落塹。習教者每每說食數寶。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我欺也。若果究心楞嚴。便知參究方便。只據近代宗門。復有二家差別。一則從慧而入。步趨大慧覺範之轍。一則從定而修。彷彿雪巖高峰之路。但得其肯綮。則水陸俱便。迷其綱宗。則二俱有病。此必萬緣放下。向真實師友痛商一番。方能的確。出得生死。非可悠悠視作等閒也。附去寶王論一冊。舍利問一則。稍佐法喜。壇中禮彌勒相好。作西

逝資糧。不能細悉。統希諒之。

寄金臺法主

舊歲自恣後。毘尼問辨初成。卽錄一冊作東奉達。及冬間。聞呪壇之變。又曾作柬相候。想俱浮沉。故未入慈覽耶。新秋因匡山學人紹玄入杭。托渠懇集要之。施紹玄行已數日。復遣初平禮足。是時初平趁一便船。行旌甚促。故柬中不及細敘寒溫。亦謂寄紹玄柬。必已先到。故也不意初平到座下時。紹玄尚羈茗城。盈盈一水。失枝脫節如此。自非老師格外心知。能不

以形迹見罪耶。呪壇火浴當是天人取去以讓後人更作勝福。正可表老師大願大力。且暮自當復成無容疑慮。但縑素之口其致非一。總不足憑據。亦不妨爲老師誦之以副玄聖下問之懷也。季清王風水之說則曰。佛日大局如扇名爲火形。壇上更起新樓名爲火星透露。故致此變。天台隱者重佛法之規。則曰。清淨呪壇不宜容女人得履其地。亦不宜容俗子縑流輕易輟入。設欲入者必須齋戒沐浴方得合制。又呪心之說起於長水。然疏中亦不敢確然自是。旣經

文無據恐必宜遶壇一百八徧爲長原夫無上壇場震旦國中僅有其二。一切天龍所共護持。一切諸佛所共注念。區區風水之說未足全信。而隱者之言似堪採錄。旣聖明不棄芻蕘其忍嘿嘿以負雅愛乎。夏間因剃度師棄世勉就幻住商究妙宗鈔一期聊作薦拔佛事。未敢云開法也。今復以菴中諸事未完強爲修葺。而障重緣慳時遭在陳之厄。雖馬麥尚不足相繼。幸有三四同志甘心同作首陽民。惟以研究毘尼爲務。故雖死亦無憾耳。附去金光明懺一冊。寶王

論一冊皆新就梓者。窘中別無可以將敬。惟祈慈鑒
不宣

與茂林律主

久別慈顏。每懷渴想。止因憂在法門。遂盡廢世法。寒
溫。非敢於老師所有遐心也。邇聞陸行之居士。述老
師不滿集。要中疑似一則。謂不肖意指老師。此殊不
然。但因愍忠大會律主。有五。百問解。而究竟終不可
解。其中作犯止持關係。如來正法不淺。不得不冒死
致辯。實與老師無交涉也。律中有四種廣說。經中有

依義不依語之文。若謂五百問是佛說。無容致議。則
受生血盆高王等經。亦稱佛說。亦可信受奉行耶。願
老師以大悲心。樂善心。擇法智慧心。無人無我心。俯
察芻蕘。庶不犯如來鬪諍堅固之記。法門幸甚。不肖
幸甚。禁足禮相好。未遑禮足。敢此代布。

又

前遣徹因此丘禮足。并致賤賤。大意的的。惟爲法門。
實無半點人我見識。倘有輕忽者。宿之心。不惟律制
不容。卽護法天龍亦當見譴。想老師慈悲。普覆智慧。

深廣虛懷樂善。決不終於按劍者。敢再布腹心。以祈下採。大約律學之訛。已非一日。卽如宣公亞聖。猶爲懷素所嫌。義淨大賢。復受翻譯名義集彈駁。故知自如來以降。雖等覺菩薩。猶有最後無明未破。猶未稱一切智。老師雖博聞強識。貫通三藏。豈遂纖悉無疑。不肖雖駑劣。無似頑鈍。不堪豈無片長可採。卽如律是比丘軌式。俗不合聞。出于根本薩婆多部。一出于戒因緣經序中。根本部因緣乃迦葉佛時。有外道子欲破佛法。假意就比丘學。比丘告言。法有三藏。在

家俗侶得聞二藏。謂經及論毘奈耶教。是由家軌式。俗不合聞。于是外道子以此事白其母。母令權時出家學習其法。然後破之。子旣出家。不久徧通三藏。爲大法師。讚揚正法。母大呵之。子以孝故。便作謗語。衆上座諫勸。復出惡口相詈。感得多頭魚報。母墮廁中作蟲。此段因緣甚長。必老師所熟閱者。不肖義例之中。又略出之。而老師尚習而不察。茫若不睹。則老師之於藏中。旋閱旋忘。亦可知矣。若謂俗不合聞。止屬半月誦戒。則三藏具在。自可展閱。何待出家而學之。

清江先生集 卷六
耶。若謂此事出在陸婆多部。不出僧祇。不足憑據。則五百問。又豈出僧祇部耶。且將此一段公案。決定辨明。便可審知老師與不肖孰憶孰忘。孰疎孰密矣。必若塵不肖於門牆之外。不肯虛心細商。不肖固無奈。老師名分何獨不慮諸佛菩薩天龍鬼神亦有抱公心而不平者耶。字字血淚。言言赤心。萬望勿作是非人我會也。旭無任死罪死罪。頓首頓首。

復曹源洵公

圓教行人。始從名字初心。使用佛知佛見修行。所以

古來豪傑丈夫。具足一切無明煩惱。偏要向冰凌劍鋒上行。以非冰凌劍鋒境界。不能陶鑄無明煩惱。令成菩提般若故也。世典亦云。將降大任。必先苦心志。勞筋骨。乃至拂亂所爲。令其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試觀頑鐵不煉。不成鋼。美玉不治。不精瑩。松柏不歷歲寒。不挺秀。孤臣孽子。正以操心危。慮患深。故達。豈有縱粥飯習氣。作煖輭形態。而可坐進此道者。若小小境緣。便成事障。只因平日無分毫契心恰意處耳。果達玄妙之理。則現前極惡逆事。第一玄妙。爲吾人第

一明師良友。若捨却此等境界。更於何法可修。可悟。可頓耶。不肖福薄緣慳。較兄更甚。只是于圓宗得一消息。止在名字位中。雖不曾斷惑伏惑的。能以佛知佛見。觀現前一切事礙。無有一微塵許。不是不思議境。故能當千難萬苦之中。而身心無恙。每日禮拜七百有餘。論律一叅。除此之外。不是待人接物。便是料理常住。手不停書。口不停語。此確確是博地凡夫受用境界。若言不肖有所證悟。是大妄語。舌當墮落。若言不肖是假作豪傑。無此真實受用。亦是妄語。有

如皦日。兄試思之。不肖與兄所看之經。是同。所識之字。是同。所歷之境。是同。所處凡夫之地。是同。因甚有此不同處。豈非平日學問。大率向語言文字著眼。而不向義理上體會。不向躬行處較勘耶。轉得此關鍵子。方有生西方分。否則靜坐百年千年。僅是山猿野鳥活計。恐非大乘淨土因也。尊東中惟畢竟性急。不得一語最妙。緣之有無。豈以成敗論英雄。不必以此抱歉。

未會橫擔杖。徒勞折脚鐺。清閒紆見惑。住性失喫

鳴煙水君雖隔肝腸我自誠臨風頻致囑擊碎小
無生

復雪航楫公

悲歡離合人世常情牛順羊逆學人通病會得則世
法亦成佛法不會則佛法亦成世法滔滔斯世亦何
足云伶俐如足下亦墮在裏許是以一二年間不敢
浪通一信非故爲惘然實有言不能喻之衷曲耳窮
玄來蒙惠佳音兼賜妙頌感佩垂念愧無以報謹奉
戒消災經四冊以助化導靈峰殘局爾我一體兄旣

棄如敝屣不肖復何羨乎倘憐大藏將至散失不惜
運神通力一成就之亦足仞弘誓深心有始有終也
寄文學陳旻昭

隆公於舊歲三月返白下曾一致信居士嗣聞居士
有燕京之遊故音問疎曠于今一載乃耿耿之懷則
未始旦夕忘也每念正法日凋魔風尚熾衆生福薄
邪說易以入人兼復世變紛沓饑荒洊至同分妄見
可懼可悲而一二同志又各數竒運蹇非但莫遂弘
護之功抑且未得善守之策如來命脉大似一絲懸

九鼎爲之奈何。時一念及。惟有涕淚交流。或痛哭不勝。藉言笑以遣之。遣之不足。仍復成病。病時無聊。偶成三十偈。偈成。病愈。賴有不病者在也。然不病者。當體卽是病者。而又力弱。不能勝病。是故遍身皆病。病外無法。依稀堪入病三昧矣。去夏爲剃度師。示寂。勉強以妙宗鈔申薦拔。秋中復以毘尼集要作懺摩。冬抵得脫幻住。鶻臭布衫。新春同頂瞿師及慧幢上座等。禁足嘉善。擬滿昔日闍藏之願。先年曾於藏中得占察善惡一經。乃地藏大士。爲末世障重衆生。設

此第一方便。事理具足。頓漸俱益。方將誓願註疏流通。并依經立懺。俾一切有情咸知。由作法取相而入無生。不墮鼠卽鳥空之殃。亦不受說食數寶之誚。先以一冊奉覽。知必踴躍歡喜。讚歎護持也。發心任流通者。爲新安程用九居士。專心教觀。願現宰官身。而爲金湯。已從不肖處受菩薩戒。倘居士送蒼老之任。道繇橋李。不惜廿五里水路來此。與諸上善人。一晤亦甚快事。病中三十偈。并過松陵有感二偈。附正。

復曹源洵公

戮力幻住止因剃度師臨終一段付囑及足下一番承當在世出世法中皆不應有頭無尾耳豈欲以此爲豎法幢地哉菩薩知一切惟心所現如夢如幻寧受幻夢勞苦建立幻夢利益奈何作幻夢無頭尾事使幻夢衆生造幻夢口業同墮幻夢惡道也已往不咎亦何足云將來行止可弗慎耶委蒙垂念草此奉復不旣

與戒明

恒心來詢知汝今六時精進心甚欣慰但須了知此

是世間第一福第一受用縱令三心不起三昧功成亦天魔鬼神所忌刻也必折意降情帶得三分不如意境以自修煉方爲法器方可挽回定業勉之勉之上闍梨古德師

新秋徹因入杭卽寄書告別不意被心穆師留定不發而賤體亦被病纏未能卽行今瘡之愈而復作者再三生理幾盡賴有一句彌陀作拄杖子愈痛苦愈親切此皆吾師萬佛緣中加被力也感佩何已目下若死止冀一下下品生倘微徠不死斷斷卽入深山

更無再住人世之理。前靈隱兄入杭。因有前束在故。不敢復作東。嗣聞吾師與諸學人。一夏行持戒律。著衣持鉢。儼然靈鷲真風。欣羨無量。此皆法運重興之兆也。然不肯更欲進一言。以裨天海。想聖明決不以芻蕘見棄。竊聞古人云。五夏以前專精戒律。夫所謂專精者。豈徒著衣持鉢而已。律中第一要務。在于常一其心。念無錯亂。所謂念無錯亂者。謂依四念處行道也。四念處。慧佛法總關。若無念處。慧雖著袈裟。如木頭幡。雖行禮拜。如碓上下。乃至六度萬行。皆同外

道。苦行無與真修。若依念處行道。則持戒功德現生。能獲四沙門果。乃至圓教十地。尅獲無難。其第二要務。則在洞明二百五十戒中。開遮持犯之致。否則二六時中。旣掛比丘之名。當結無量之罪。言之駭聞。思之喪膽。倘此二務不明。縱令著衣持鉢。與無解作師之邪戒何異。末世流弊。非有力大人不能挽回。吾師德盛名顯。僧俗同欽。千萬于此留神。決能一洗陋習。爲釋迦老子吐氣。敢致狂瞽聊盡孤臣孽子之職。知吾師必垂矜亮。不以爲溪罪也。

清仁堂文集 卷六
復靈隱兄

伏讀尊翰并聞徹因口述慈旨。知兄愛我切爲我深銘之。五內嗚呼。半生遊歷大槩皆我爲人耳。未有爲我如仁兄者也。我非木石。寧無動于衷耶。但弟之以扶病而行者。亦正以來年運甚不利。決不欲死于眼見耳聞之地。倘得結山中昆蟲鳥獸之緣。實慊本願。或藉此東西南北奔馳之苦。以消宿殃。尤出望外。斷不敢偷安於熟情故地也。大約生則隱居求志。死則求一下品生。是爲弟之定局。近則三五年間問

果證于千峰頂上。遠則四天王一晝夜內。期携手于七寶池邊。乃吾兩人之定盟。目下則不得不暫違左右矣。吾兄道眼明白。志力勇銳。此生決無不辦之理。但須于粥飯習氣。軟煖習氣。粗浮習氣。戲論習氣。思前算後。習氣一直下斬截。方可立造聖賢閭域。此尤不肖廋所倦倦於知我者。幸勿罪其狂直。苟如何如。渠師貌冷而古。管細而清。尤與不肖有緣。但以多病不堪。作雪山苦行。奈何奈何。萬望於淨土一門。硬作主宰。強下直當。如韓信背水陣相似。勿生一念恐

不能生之心至囑至囑

與程李清居士

入山之志久矣。幻緣所牽弗獲如願。今因病廢得遂初心。但甫到吳江賤恙復發。不得不暫寓吳城調養旬日。是以猶及見徹因及尊東也。承惠厚贐并錢公盛貺愧不能消。而正值藥餌無措之際。遂爾拜登。此附謝。外聞錢公與居士如水乳合同心力行衆善。欣慰無量。當見支那國內正法重興。五濁亂時清泰可致。貧病雖瘳處深山亦既遠。叨光庇矣。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螽斯振振又何疑哉。此行定跡雖未可預期。然生則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死則冀取下下品生永離塵網。拋下一具臭皮囊。任從昆蟲鳥獸同結良緣。以爲將來受化種子。是所願也。或得一枝栖足。縱不敢更通名字於人間。而徹因爲我守法之人。必當知之。若四五年僥倖可以不死。將來尚有託梵綱占察二經之願。今且一筆勾之以俟。化佛來迎耳。居士久修久習。堅固大悲。必能於法門中作真實利益。無俟予言。但梵綱一經不可不流通。妙宗鈔一書不可

不處處講演。千乞留神爲感。餘不縷悉。

復大理錢元冲

久聞弘護之風。每切景仰。前接程居士東。不意謬辱道愛。兼承厚貺。業已自反增慚。歉矣。念茲朽劣。未敢浪通音聞。於達官長者。迺徹因再來。復承惠施。彌隆且捧。讀尊翰德意懇切。益深感愧。山野廢人。何道可當。格外玄鑒。何法可消殷厚信施。端此附謝。惟居士乘菩提願。輪秉靈山親囑。現宰官身。護持正法。且與李清居士盟出世交。李清久參禪理。近復潛心唯識。

善能隨文入觀。超出依文解義窠臼。麗澤之益。非言所宜。必已深入不二法門。將見三十二大士。未能仰酬。况我等聲聞。何足當於彈斤。顧下問殷勤。不擇狂瞽。誠所謂擴神聖之懷。收芻蕘之益者也。貧衲學解荒疎。出家日淺。于大法闡奧。未窺萬一。但以發覺初心。志齊佛祖。本與時流相反。是以行脚一十五年。觸向多乖。學無常師。交無常友。棄短取長。從善改過。僅於出生死法。稍稍知一門路。而十年來。被虛名所累。出家本志。未酬萬一。又見末世種種。矯亂觸目。傷心。

大厦將傾非一木所支。魔軍熾盛非凡夫心力所敵。是以痛心疾首。亟欲長往。溪山期于千穩。百當庶可。自利利他。非敢固爲石隱。置我同體。合靈於度外也。然均一法門。而內護與外護。其用各異。內護持邪正之辨。不得不嚴。外護膺金湯之任。不得不寬。一則如良工之分玉石。一則如投鼠之須忌器。總以弘護正法爲懷易地則皆然耳。故華嚴五十三位。知識各各證解脫法門。鬻香算沙。無非三昧。治罪理事。並入玄門。識得此意。則終日在世法中。終日與別峰比丘把

臂共行矣。至于業障一事。不出因果。因果之理。統于十界。楞嚴以不生不滅爲本修因。然後圓成果地。修證法華以一乘因果爲宗。觀經明深信因果。不謗大乘。卽得上品中生。世人不達。見講經者。談因說果。便笑爲說因果法師。禪門謬謂因果非向上事。置諸勿論。致令事理俱迷。長夜莫曉。不惟昧佛妙旨。亦復違背儒宗。易稱積善餘慶。書稱作善百祥。豈皆爲愚人說法哉。縱令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仁人。亦是修身俟命之實學。斷不可謂立巖牆爲知命也。今惟

以勇猛善心。回往昔決定業障。譬如離弦之箭。雖似決不可回。而通臂猿每能接之。菩薩智猿亦復如是。以方便臂接定業箭。令不墮地。亦不著身。此卽真實懺悔。不但於世法中。所求如願。固已增長。正信開發。菩提。如因病求得仙方。非但却疾。兼可飛昇矣。願居士篤信力行。久而弗替。携手寂光。會須有日。倘賤軀仗底。未填溝壑。五六年後。尚期一振支那佛法也。蒙居士格外之知。故亦不敢拘拘世法。遂肆其妄談至此。知不見棄于玄納耳。外蒙惓惓于住山資糧。萬不

必更勞神慮。水食草衣。自是頭陀常法。但願偕李清居士。力興梵網。經妙宗鈔正法。俾此方羣生。開出世正眼。卽山中之食德多矣。并此附謝。病筆不莊。不次。統希台諒。

囑徹因比丘書

并七條

吾望公甚高。公慎勿自卑。吾望公甚遠。公慎勿自近。吾望公甚廣。公慎勿自狹。吾望公甚大。公慎勿自小。吾望公甚尊。公慎勿自褻。吾望公甚重。公慎勿自輕。吾望公甚穩。公慎勿自浮。吾望公甚密。公慎勿自疎。

吾望公甚微公慎勿自陋。吾望公甚妙公慎勿自麤。聖賢自期謂之高無數塵劫謂之遠徧周剎海謂之廣超權越小謂之大不染名利謂之尊不輕去就謂之重始終一致謂之穩精察力行謂之密窮理盡性謂之微開佛知見謂之妙嗚呼吾捨已從人親師取友自廿四出家于今十四年矣半生碌碌二利俱無扼腕捫心血淚如雨庶幾稍稍自慰者尚有慧公及足下能依律以行持不負我數番講論然律門衰敗大法並危不具前之十德鮮克砥其頽波勉之哉無

使我死于山中不能瞑目也。慧公鈍而猶能斟酌足下敗而每多鹵莽。卽如致心如一東慧公亦爲足下點破足下未肯遽信直待予言方改予今往矣安能更相簡察必須虛心納諫時時自省倘于慧公尚不能虛心則餘人益可知矣豈不日歸蒙蔽耶律藏斷宜首閱閱之斷宜精細其他世故一任前緣俱不必勉強料理喪此好光陰也世變紛紛究竟不知何日聚首尤須念念送想樂邦庶生生世世永不失爲菩提法親諸相知處均不及別啓均此致聲

第一須依念處行道。隨文入觀。觸事會心。心觀爲主。看教爲助。第二須專求已過。毋責人非。第三須作出生死學問。莫作趨時學問。第四須和光同塵。慎勿自矜自異。欲看教典。且完玄籤。次則十不二門詳解。次卽律藏五百卷并大乘律五十卷。次乃止觀輔行。次阿含經等諸小乘經。然後及餘經論。或急于修證。無暇泛涉。唯律藏不可不閱。餘皆隨意。若無大故。切勿與慧公相離。此人安穩平妥。足可爲汝藥石。或得與隆公同住。互相切磋。尤爲有益。生離

死別。人世常事。萬勿悲啼痛苦。但依我所言而行之。不異與我同住也。萬勿妄想出頭。惟貴真操實履。不當生死。倘所養旣粹。因緣到來。雖不必固欲隱居。不思利物。然須痛戒時流之弊。第一不得爲人改法名。此是最可惡事。剃度師受戒師教授師傳法師皆有父子之誼。若改其法名。是教以蔑棄剃度師也。傷理背情。無道之甚。且古來知識。曾不聞有法派之說。奈何末世。以此爲親。吾聞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聞先取名者爲師兄。後取名者爲師弟也。

淨信堂初集 卷六
既以法派爲重則必以戒法爲輕稱之曰師叔師伯
師姪師弟儼然與俗與異可羞可恥所宜痛戒第二
不得曲媚權貴須如達大師家風始得若不能造此
地位寧死不宜出頭第三不得多收徒衆多畜沙彌
多受依止倘教訓不周必有壞法之咎第四若把茅
蓋頭須一一依律訓行事切忌餽送白衣等事第五
切忌到人家念經拜懺漸成應赴卽檀越到山門作
福者亦須示以佛法尊重莫如近時叢林套子第六
比丘物須依律法分與現前僧切不可學估唱陋

習其餘諸事不能枚舉總以律爲指歸則無過矣不
聽吾言非吾弟也

淨信堂初集卷六

助刻芳名

汪觀一兩 褚淨澡一兩 何熾五錢

歐陽坤五錢 張淨灝五錢 謝璣 鄭完

顧昭 陸本 閔大兆 王元標各三錢

張升 仰聖遵 尹原善 陸同文 吉兆來

張元徵各二錢 通瑞募二兩六錢五分

性弘募二兩五錢 蕩益自補五錢



五